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六釐米寬十二·四釐米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生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垂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吉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

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
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
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
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
物之變為不足以櫻吾心舉而捐之
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
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
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
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
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
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
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
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

重

序

奏劄

易傳進呈畢

宣付史館下吉州照會指揮省劄

吉州狀照應本州昨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詛蒙

聖恩擢實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

聖學之懿徒思整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實護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

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品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闕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抄

錄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此一溉之益以仰贊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

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吉州本州校文故楊寶學家抄錄申發
續據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楊長孺狀由准本州公文備准前項省劄照對先
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
戊申捌月下筆至嘉泰甲子肆月脫藁閣拾有柒年
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易然自以發揮其所學
初非徼覲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有意徹
聞於

上茲承州牒備准省劄爰因臣繁之上奏遂奪

君命之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古乃一旦昭汗而顯
行叢爾不肖之孤兒瞿然祗養於

明詔欣逢

聖世敢匿父書敬拜

給札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壹部貳拾
卷約拾伍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本州已收買
紙扎工料差書吏併楊寶學易傳發下州學去後今
據迪功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權吉州教授陳洪範狀
申准本州差到書吏前來抄寫前項易傳除已差委
學諭蕭孝恭等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錄

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錄到易傳貳
部計貳拾冊紫綾表背匣複盛貯見在伏候
勅旨貼黃稱易傳貳部壹部乞降付講筵所壹
部乞降付祕書省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易傳拾冊降付祕書省

右劄付楊承議

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印

押押押

誠齋易傳投進本末

下吉州錄

進易傳指揮省劄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誤蒙

聖恩擢寘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

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實謨閣

學士揚萬里有德有言措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

一專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

縕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

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閔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

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

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

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吉州

嘉定元年八月十八日

印
押

押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張寶學

乾下。乾雜卦曰乾健訟卦曰乾剛又曰乾為天為君故君德

也君性剛則勇於維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上善必堅去

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眾私聲色不能惑小入不能移

陰柔不能奸矣故二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二唐不以穆敬而以文

宗彖不剛健之禍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三古之天

地字也剛由知之由坎離知之之懷之憂三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天

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特鳥跡

哉後世草書天字作玄即三也乾元亨利貞此卦辭訟者曰文王之辭至高

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

壯物明而榮皆元亨之四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晷而

強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

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

體育者物之往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收則渾然

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

為天地聖人具此為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編若矣彼異

端者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專功為利其究則

於貞之體是皆所謂元而利者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訟者曰

五其數九乎坤陰數之四不曰六乎乾以龍象何也天也者其

神不測者也將純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文之始而

位之最下者也故為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

用勿云者程子謂謂王之在委里之爻非也委里聖人之不孝

也非潛也程子謂謂王之在委里之爻非也委里聖人之不孝

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九二見龍在田利見

龍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也皆然九二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初九在田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君德之章故曰見龍

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謂王之在委里之爻非也委里聖人之不孝

謂辭之田漁時也九二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白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若德也九二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首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藩窞也窞聖人戒以厲之末幾而許以无咎之可也何也於此有首終曰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動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辭之玄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爾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虫水后拜泰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輔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三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子曰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無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之惕矣矣九四

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變九三居上之而下已倍故九三居下而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而下已倍故九三居

而異九三之惕則躍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為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端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剛者處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二之動而懼又言以為君子進德修業雖无咎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又言亦以為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安完胡氏以此文為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懼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免得之躍於躍

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二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一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上

九亢龍有悔

將何之乎此益戒辭以問怪于樂馬戒辭以又若用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柔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辭所以釋卦辭也論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

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九五飛躍與否无咎與否吾所不能固也所謂賢者過之者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二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一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上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况今在天乎

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
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元息謂之道融而元偏謂
之和天非不和也物非不生莫之令而令具和者曰命莫之稟而
稟其和者曰性歟為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貧取於此而後
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矣保合於此而施莫見其自
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即雲行雨施莫見其所自
來謂無物即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
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終終而始
終始終變而未有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昌謂變為謂化是不可勝
窮也昔詩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黜而蒼此雲行之變也條而不可勝
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亦之遷化者神之出天地也皆若此而已
大明六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跡此時以居乾
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
而為一故也此乾元之所以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
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象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不說也所謂誠之者天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
者也曰強反曰不息強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

已為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脩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
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卦易道而日用者健順

者乾坤二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
字之話也

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此小象之

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被初九以
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漸而勿用是故階德而非為我九有此而不

而出見君子以之漸而勿用是故階德而非為我九有此而不
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

翻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為樂而志在大有為上九以
處高為悔而戒其進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為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

為首則惟六位所遭而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處之為往而不綽綽

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文辭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

六十二卦稟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君體仁足

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植幹此乾之四德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

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初九曰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

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一卦為詳至

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

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喻名不以實顯名內樂有故不有

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

不被皆灑於用哉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鍾見矣在田不

在天德鍾在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

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

以善一也皆有而恬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人下歸之

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心乎故曰君德也曰君德者有君德而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終日乾乾以有事為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

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為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為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為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九五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

鴻而牛不應蠱躍而蟻不隨緣為火仇燥為水憂委虎相辟風龍不相比為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若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象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欤天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上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即列見大人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六龍之有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

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也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潛龍勿用下也見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

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為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為為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為无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又有妄動之虞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

治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一章亦再詳爻辭與用九辭也

翼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貞時道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亦革理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在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大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帝之則也故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元言始亨言通二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

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

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折則五會則一正邪為正正為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

克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粹者純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稷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居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粒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正之道也井中地路師天地之中也夫處吾道之正也

中地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衷道至於一也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於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

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身為一章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

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此一章亦

編於身為德形於事為行龍德聖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渠子以顯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顯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辭之側微當之得之矣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万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興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興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三象一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乎況於鬼神乎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

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謀皆聖之餘

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兼乾乾之退師後天者也陽

聖賢之達各大人上下之達各聖人性天之達各名則三道則一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為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

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與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

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坤之元貞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

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推人之從馬之順也牝

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二弼云利牝馬之貞非

也君子有攸往往行也地之柔順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評上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卦與坤言之坤地道也陰道

也田妻巨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弓武事而漢唐傾轍俗強而魏晉則陰不從陽之說也故坤之陰與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為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為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稱大尊坤稱萬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為之哉順以承

分陰不得潛陽也蓋大則無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元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元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

民不勝其眾勢力也初六復霜堅冰至象曰復霜堅冰陰始疑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復霜堅冰至言雖微而不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

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

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列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王故也不操而不狃而六方不恆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六

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為臣不任事求任事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

不術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此入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求或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舍而不為非盡志也其論至矣元成謂不居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无譽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以言而不
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李者審之
六五黃裳

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
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

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辛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

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成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

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

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

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
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則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

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箱小人之可畏如此哉

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玄黃兩龍

俱傷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于

以為大臣而令終矣或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安也有位斯有文言

交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

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
陰至於陰陽之回轉造

化之運行豈重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

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者

坤之順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有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

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

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
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逆
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焉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

羊不可積也猶斯漸斯極極斯作以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哉迨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明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已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辨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則此履霜之戒堅冰之勿垂而致之也順當作馴直其

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文解上言直方而聖

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其晚季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注一而不分議以方其外則利物適道而不隨敬以義其用也

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編者矜也編大美而不從臣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

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不者有懼心焉功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

繫者初九遠而節宜也坤之六四直而隱非且也不宜也而則猶也臣猶君則天下亂是大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直而居君之位

失節於中則力勸之以崇身之節惡之於六五而節之於六四其防

而惕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有文德故通理唯唯小故

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礼故居位者礼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位而不敢惰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二者之大美編於中斯形於外故惕於四支而美其身以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權之幸所以為美

至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隄稱爲龍其借
乾也其侯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暴其有借龍之罪所以
辨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伐其借也不沒其
借所以深誅其借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之其類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二

廬 陵 揚 萬里 廷秀

☰ 震下 ○ 物句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屯求亨時也亦求亨

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誠實為能成功之速故

亂除秦苛法往惟多助為能克寡曰故曰利建侯漢高帝王莽秦項之

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指齊

梁以王信述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 彖曰屯剛柔

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章

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

於故曰難生震動以除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

動是惟無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伏王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

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當屯難之世如造化

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

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

非終不動也雷而後動屯屯之元亨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憂懼不憂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

之豈可以晏然漸之哉非有然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 郭子曰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 初九盤相利居貞利

兩收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其說最明 君子濟屯

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為未可也

姤盤相不利以特時而已然豈貴不為哉居正有功周公言其貞未嘗不

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也者志為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為二陰之士故曰貴二陰賤而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

字反常也也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出

應而有近初之嫌故遇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婚媾而字焉何遲之也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定而自成其婚媾而字焉何遲之也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君而下有王舅之強臣薄乃以首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躬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

之效也謝安之於苴温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墜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雖於四凶用六二即鹿无虞惟

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

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

不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即鹿也然五應二而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盖功无辛成業无孤與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憂世之心也鹿警則功也虞八警則應也六四乘馬班

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非濟出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為六四之應故求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也魏無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以九五

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屯而未光其所正可以而不可大是此難終不同於五將欲有為誰與有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為惟一初九則遠而近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巨唐之文宗初耻為兄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不及報獻大貞則以也何也觀近臣則欲平關尹之禍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才用而欲平關尹之禍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臣羸無无楫維无后有主去虺得虎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

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窮否反泰極也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
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無益之泣求夕
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三三坎下○蒙亨 訟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首物
舒曰屯程而未達曰蒙故蒙
有亨之理果昧也奚耳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李
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 初筮告三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
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誦 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
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
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
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
利益孰大焉茲者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
問而占之謂

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之險有險中之亨
蒙之上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禪而蒙也身而行者家而達也何達
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
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
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也始乎蒙平乎聖原乎志
而已曷謂志童蒙求我我是也瀆之爲言數也再三問者數也再三告者
亦數也問之數則昧答之數則棄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

五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
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止此欲行
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同測泉不同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同測
君子得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
者解刑桎梏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
之至也刑之爲言法也故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
語教者未矣而况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 九二包蒙

蒙令疑也蒙令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

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善教欲寬不
欲求初六六三三四羣蒙皆養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
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納何者無擇
納則有受而無却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然何絕之可以苛
后之化頑民所謂無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
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貞
難納海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
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蠶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
柔下際於二如子之歸羣蒙養教者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
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

也而動者以順為正二帥舍上九之順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之見利
也而動者以順為正二帥舍上九之順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之見利
君子勿取也曷為勿取不以順為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
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
士獨可用乎用之而不辨不至矣金夫夫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
吝獨遠實也蒙非教不學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
困蒙於從之謂吝吝者諱賢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
賢所謂困而不學民其為下者欤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
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闕三取疑是亦不
屑之教論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
何吝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有童釋之蒙

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
釋之蒙以下降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
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享於傳說武王自以不知釋倫而
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以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胸其中正而養
其照不置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上九擊蒙不利為
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

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擊者攻其包之所
已窮發之之發而向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為寇上之不得
已攻伐而禦之則上之僻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
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二苗周之三監蒙而為寇
者也禹周公之征豳蒙而禦寇者何不利哉上
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

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惟誠推正無敵於天下是惟無動動則亨吉履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王所謂操以詠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以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詖也大川

坎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

功也 需過坎之險而能不陷者剛健而已剛則其辭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懈辭不可動則能足以需險之聲 功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艱我何陷何窮之有彼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泊更

躡糾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素未亡而凍跡先亡是也位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夫武須暇 象曰雲于於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 象曰雲于於

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俟雨溫而未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君子籠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言

荒之上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

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為險初九去險遠矣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為利所難而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

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也則際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閒矣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

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際可以窒而不開矣吳澤以天子之際寬出於言矣文布實而不詰故終其 九二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

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

三進而逼於水矣。淫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
之災猶在外也。坎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逼水者也。抑水
死者勿咎於水。致寇賊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無寇。善禦
無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
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捷之極。進之勇。能不過乎。然在外之
外。安能前寇我。非宋寇三居捷之極。進之勇。能不過乎。然在外之
真也。晉非我寇也。莊王與晉爭。鄭
而勝於湖。楚傲。慎而晉否。賊也。

需于血順必聽也。陰陽相勝亦相同。血。乾之一陽所以需而未致

亦需三陽之逼也。已也。然三陽居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凶以故六四
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
窮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陽以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
窮也。三陽象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為君子者勿窮。小人可
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九五需于血
圖思。明者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為血卦。

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也。陽剛居中得正而退。九五以

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於此何為。故酒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
无事而已。不可務濟險之道。為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
天下需酒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
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也。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
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
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

未大失也。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二

為客其需我之變。又矣。我終能過其來乎。敬以給之而已。王孤而客
與主難有危之勢。敬客以及王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王女也。巨
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巨氏亦安。此其
也。不當位。踰居上則階也。階而末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階之數
也。坎不然。獲其必。坎編其必。裂如素末之法。更漢季
之。闕寺。來所快也。亦在所。闕也。君子之狀。小人亦然。

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攸之而止訟之心。而作者氏之訟。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
止之。一而不誠心。而无訟者。必訟窒。窒。隱而反。仇者必不訟。惕厲而
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根。悔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主。主
无訟之吉也。不訟訟至於終極而不返。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

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

也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交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

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興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

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之象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君子以作事謀始 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

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各其訟而各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

有大者焉甘陵南此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土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

越出歸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

之禍始於平城之宥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始哉

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初

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訟小有言其辯明也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

下者敢於傲翹而不敢於大託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

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

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

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

者以後罪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可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 九二不

深戒也震內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功也 九二不

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肯象曰不克訟歸逋竄

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二與訟之主然初六與九四為敵非與

九二訟者其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之所敢訟

者此所以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折君而亦非九二之所敢訟

剛九二乃持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眾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

能勝然而改退然歸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責也不然掇

犯怨所以不免於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

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

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產既无所從齊欒陳之難鼻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辯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非吉之大也

身而究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

體不失於吉而已論者變而改也不然如寶嬰之助隗夫趙廣漢之魯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

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

吉以中正也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辯魚之訟之有畫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

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禡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

敬而况眾皆禡而奪之乎而况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

碎也故揚桴告霍氏息夫期告東平初以此而疾卒以此而誅事之

也好還天 道固然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三



廬陵楊 重 廷秀

門人張 斲 顯父校正

三三坤下師貞丈人吉无咎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
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其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為民禦寇為
且无咎矣正者與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
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蓀溟陰皆曰又入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
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
出王翦馬援王元讓則年為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於周瑜謝元可
廢坎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則用將必年於周瑜謝元可
之尤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彼不正而

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
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擊楚之弒義帝者則擊楚

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
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一剛中之將

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下無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
則其舉无吝任將有應與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

悅而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君

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狄難與哉初六師出以律否

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律法不可與師律善不可以

徒法也與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法高律文焉師出以律
錯臧亦凶况不臧乎楚之亂以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倉且无律

也故深戒其出之初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

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九二以剛陽之才軍將帥之任

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若集是也過威則讎張飛
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推中則勇而怯智

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放為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勇將

高心邪下身彌退爵彌進言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坎

尸大无功也令出於一其師擊令出於二其師殺六二以柔懦之

承則是眾為將也不惟令出於三而已上之首蒙斯師為往而不

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鄭之師荀林父為

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喪尸者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

也程子謂左次者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

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

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

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禽害田而大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

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眾陰也此六五之君

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豕肉之謙則征焉之師不與非時日曷喪

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與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往後為大將而三

秦定用魚朝恩為將軍而九節度之師皆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

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吉无咎者故執言奉辭伐罪也

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初六

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二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

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道不自為善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鮮

此以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

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

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

趨也故寵命有功昧至正不為功益用人不為才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不為功益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各

其用於傳用之初然後功成而後後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德

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披劍擊

柱方知帝尊變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辨不至哉

彖

坤下

坎上

比吉也

比輔也

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

方來後夫凶象曰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

比吉者此上下之觀

比

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去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成比不可遠，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原者占爻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象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學則吉也。未後焉，凶之道也。尚以辭，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望討以待之，王曰：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陳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無咎。麗土，訟田，橫曰：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順從，謂元永貞，從一陽也。冰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結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象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為比，得臣位，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此。象

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相忘，水在地之中則聚，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動使之者，故為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於下之親，下甚。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於下之親，上甚。

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階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六死之自內，貞吉。象曰：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亡。彼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臣求君，非不求也。而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身不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畏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為也。故程子謂伊尹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傷乎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曷无首而凶，至六三與之相應，而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於賢以從上也。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巳之應也。而遠也。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卅而無鄰事一人，而无貳者，欵可謂貞吉矣。程陳之黨立而晏

子獨從乎公，半李之朋分矣。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陸俞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

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

可以示天下首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

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

在所取則去者眾而來者寡矣夫取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

愈寡何也無取之心也無取之心則首為聽彼而已夫誰不取

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也我何心哉自親故為王者之比上使

會而禽自至故為天子之敵不誠人而自親故為王者之比上使

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

也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成湯上六比之

征葛而聞之者然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

見之不蚤從之不井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

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禪子不至其凶何如

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與馮衍不至棄

而不為憑高袒輿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

者謹之

三三巽上小畜亨乾下巽上為小畜乾下艮上為大畜畜止也乾

有小有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故也何別乎小大力

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止動輒以靜以動制行以

止不行乾欲進而山道之真能以止動矣風自動自靜安能以

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者小有所止而有

所亨也亨謂乾公孫供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

不雨自我西郊乾為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為物散則露密則雨今

西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蓬然散矣何雨之望大

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鬱風則陰陽交而曠曠愈訟風伯曰雲在

屏芳吹使觸之此其驗也

豕白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

畜止也亦聚也故為密雲

柔止剛然以一弱當眾強故所止者小

健而巽剛中而

柔止剛然以一弱當眾強故所止者小

柔止剛然以一弱當眾強故所止者小

柔止剛然以一弱當眾強故所止者小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不能止者也未也若公孫洪李劼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不善意尚生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不能止者何謂止其君之善雖止之澤靈上之心是謂止善兩傷稼而拂國忠取善緣以成欺其君以不愆天大旱而李實督風歛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止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廢威刑而憲宗以為欲朕失人心劉渌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者止其君之善其君聖賢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吉君

子以懿文德

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為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吾夕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

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浩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初生

子縱於初禁於未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

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

吾實自復外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為周召魯侯與哀駘

宅居故魯侯化而為哀駘亡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

可也自聖不可也自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

道日益自聖曰損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也安於復故為剛而猶居於復故為牽復牽者強勉之謂居宜其能勉於復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為商紂九二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喻不和也不正則不可行故有輿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

妻于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

非家罪也漢成帝登鵝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憐唐高宗娶武

后而制於武后始於聚德之汗豈惟夫婦君
臣亦然二山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祿山昇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

道也故為血而傷為惕而懼為咎而害六四以柔而止剛以君之欲君而
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
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

五皆有孚於此六四之賢於紂九五之賢於九五之賢而已矣蓋
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九五之賢於九五之賢而已矣蓋

揚出如知羞如實出已之出免也九五有孚擊如富以其鄰象

曰有孚擊如不獨富也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眾剛乃
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

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
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眾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雖然

為善而惴然不為不善擊聚也富善也鄰眾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
犯周民遂畔而訟曰釋皆富以其鄰不

獨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
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尚往
而未已終亦必兩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

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
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

之謂德得宗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裝德之諫則止
之言巽順有孚故也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者積之充也言巽

順乎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感之難免誠
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言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

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其君不可也婦盛亦夫月盈
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日月

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
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小入乎

故驚牽之諫至於只隨情之諫至於也臣入臣之類哉豈八臣之類哉
允

三 乾下履虎尾不咥人身 物畜而後有禮復者禮也又履不與
者莫若禮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為

下禮一行焉慢恭恭惇斯順爭辭遜矣若謂虎尾而亦不噬入矣豈
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

心虜豈在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

心虜豈在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

而應乎乾是以獲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獲帝位而不

疚光明也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

非心而說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柔順以裕其

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巨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

以禮而飲齊侯魏謚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象曰上天下

澤獲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高地下卑尊地卑澤又下之下

禮也君子則之而已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為上之

心故君子節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給其兄之臂君子不敢踰路馬而

民猶有犯彘車之璧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

而後天下安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

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論胥於禽獸夷狄大哉初九素

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

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輿幼而孳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

生雅素之孳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

也元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乎也故古者孳而後行後

世行而後孳孳于陋巷之禹櫻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沐

如是不為素復願志願也九二復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

不自亂也九二以剛陽之才居下卦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蓋

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有為也若躬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

之氣在冠冕佩玉之烈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當真得而亂之

哉張良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復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

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聖人之於

言志剛而巳亦不深谷之也使商結不出矣瑄不相晉唐君臣之嘗
 甯有既乎出之君子欲出而有為其亦量已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
 象与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与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
 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為尾故爻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
 初六皆為尾而九四復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
 復以九四為尾九四復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
 行也志柔順而抵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
 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
 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車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效
 王夕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
 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復貞厲象曰夬復貞厲位
 正當也德与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
 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 上九視
 鈞汝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復之成
 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欽蓋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
 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後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
 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因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
 之義也旋反也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
 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
 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三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四

廬陵楊

萬里廷秀

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占之極治也坤下占之極治也坤下占之極治也坤下占之極治也

一聖入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也蒙入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類以辨治而後至於泰世乎也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叛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竟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占之極治也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軌為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長正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備之以君子且化之為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象聖人之言如是而止耳若曰參而用之備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下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天下之理天和生於通大矣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聖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翫寡達乎滿縟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後煇泰之初惟一賢聖眾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舜一舜乃得十六舜舜率一禹乃得九禹言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下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

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調一其目三河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

漏不以許意遂不以舉聞孤剛稟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墮於聞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

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是三入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鮮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之君而

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九二无平不陂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

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平與陂相推注與復相移居泰之出極勿謂時平其

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燕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謂也

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六四翩翩不富以其

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伏者飛必决陰以動下為位

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其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

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肅傳隨而恭頭薦貢禹王章謀而欽鄴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

為也六四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

言莫子違者王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從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子推克儻乃訓尔交修子罔子棄

高宗所以為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泰至于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

國出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及言者矣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

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煦劉石之出乎嗚呼
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

來吉貞而巳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
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

卦之四德泰得其曰身而又曰吉身身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
而必曰君子貞身爲君子獨貴也君子之貞天下之正也否之君子

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不利也君子貞大往
君子貞貞貞固自守而已彖曰不交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

無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用何處至於
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

也蓋秦亡於李斯上黃帝之曰漢晉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
皇之塗炭意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見而後區哉 易曰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

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之之爻故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

外剛惟陰命陰惟 象曰天地不交不君子以儉德辟難不

可樂以祿 天不交者謂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
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所清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

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已內矣
君此一不交也且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已內矣

有一身之中上於而陰不交下於而陽不交此一不交也其已內矣
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不交乎

目者與德宗謂公言盧杞姦邪朕殊不意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焚
一高以神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無能爲目也秦二世焚

否也一心之否也 一之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
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痛鑿望見相笑而走之時矣君子當

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
難不能倚天天下不可倚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長時辟之未幾而諫

之者至矣諺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同禁以預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句貞吉

身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未必退非畏一小人也退一君子進必以類至也其拔茅之初九一君子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亦拔茅者其根不盈掬拔者其根可求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退也

雖兜入而凶凶集賈況不留而羣小寡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

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身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身者

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尊窮尊於貞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

為身而天下懼矣雖然此皆君子之心故彼拔茅象六二包承

進而北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賦以不忘之義也六二包承

小人吉大人不吉象曰大人否身不亂羣也

六二以承上之直下則并包羣小而為之宗如林甫得川客因患之助上則贖成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與否以獨六三包蓋

象曰句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嫌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

然小人統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茲於未窮

之在小人聚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當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大始華亭之鶴而後已九

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

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

為陳蕃為曹爽為建盜汗從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為魯昭公為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

之命則為文宗為訓注九四以剛陽之位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推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

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八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

驟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乎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止之位當否極之出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所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微心也推勿待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振矣此武日講一日以十年為遠

審黃石有苞桑所以能身濟人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沐否可恃乎大
人謂三陽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九
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安巖巖而反
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所以喜
泰為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為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
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焉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此時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
時當使煩暑坐變晴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三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
地中能高飛遠

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為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乖人同乎人
者物之歸然同而溢則其同不同而睨則其同不同同人于野公
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河險不濟故
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巳
君子與小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
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彖曰同

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
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

五應故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
下應上也五

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 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
相傾安能可哉

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

應之非兩邪也此所以為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

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

而通為往而不大同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

物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為異乎

同其不同異其不異所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

以為同之大所以為利君子貞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
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

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

道也 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又辨吝六二
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

之外皆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九三伐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為而然也思六一應乎力

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已也使六二肯同已則九三奸能之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能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豈温思王謝之忠

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之忠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九

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二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觀九四恃九三以為墉一伏於下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

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已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接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

君同心之操墉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隨從擡重兵據上而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温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

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尔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

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深懼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止而已矣人臣苟中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不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當能六二中正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

管蔡毀且燕蓋諸霍先慈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截周禮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

剛而力之謂敵師莫大乎君心而兵為小克莫上九同人于郊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君臣同心則人畢同矣

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垂

我同者此項羽之深一散而不合李密之隙再合而卒不能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識先同勿欺後



乾下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為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彖曰大

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

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同人大有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

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

乾健離為火為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為天為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而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無遺照外無遺伏

然亦皆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賜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明於下而不敢重立正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過而揚初

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初九

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亦有眾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

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片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

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鈞樂終不遇

矣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薄不博之至險大才亦然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夫天下之至遠夷天下

之德剛健之才為大任大事常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陽相大有有往必亦非兩

周公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九二大臣九四近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公通塞而已誠遠而情近身疏而心親

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耀耀而請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尔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

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初九大有之賢士九二大有之

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近

臣

臣也孰為亦臣殆周之出外之左右諸大夫內之侍衛僕從其是次
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
以辯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昏者明之
極不然為王文偃為重賢為洪棻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
陳青之不瀆士張安出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辭之
初故明皆以陽

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六五為大有盛治之君雖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

之以柔事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規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
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規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
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敵彼之周防也武
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語然二臣
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為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上九自
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陽之德居上九以剛

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攪於勢利之場此伊
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坎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

焉嗟乎八圭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海於亢泰之上
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交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
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禁德土生斯時雖如切九
无交而難進縕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
之諸侯九四之近臣上九功
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四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五

廬陵楊 龜 廷秀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虧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瀕夫山謙之益也傳論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謙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瀕夫山乾自瀕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備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以中冥盈食岸為谷公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謙哉神

謙十五

蓋天下而主不疑其無乎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

也上取謙德之君非謙則傲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動勞之臣非謙則忌居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戒其自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阜陶三未有知之謙動驕主傲也謹辨者忌也

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无服也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

善以歸之矣禹帝如二子故策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始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成之以靡不為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而征已乎上六鳴謙利用行

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六上

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為以求謙之益則眾善畢赴焉往不利哉眾人以居焉為得志上六以居高為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依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

嗟而舍我其敬戒我此上六之鳴者故

三三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

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也合其則二大事一小事耳焉往不利而况小於二事乎豫說也彖曰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言

之當然哉心之同然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值其斯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豫也合其所地亦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其書夜而不能以夜為書能順美著而不能以暑為寒順之故三出全而兼暑乎違之則薄食與而慙伏起聖人得此則不言而信不然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行事刑罰哉而况建侯行師乎不然

准肥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象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設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順以動者天

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其聲以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理出而奮者

志窮凶也九四豫之三初六四之應當違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

其身以其身亦以其口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極志而極其

欲者故暴公以讒鳴伊尹以讒鳴儀秦以讒鳴賢術以讒鳴異端其

主父偃以讒鳴江充息夫躬以讒鳴王叔文以治鳴鳴李訓以六言

鳴鳴乎下應乎上而凶在其中矣而况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

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口地也故為鳴豫鳴六二介于石不

識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二以陰處陰靜而貞

也是言升聲樂之堂齊懷安之誠者哉故其與豫如介石其去豫如

脫兔何俟然曰吉孰大焉蓋袵衣不能易發之隨魚赤鳥不能萌旦

之驕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有人

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

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

獸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

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時也遲則固

總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藩岳知負阿母

而不能離實謙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謀交相為

累所謂渾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時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

其成也長鴻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入不稱位位不當

望而已吁小人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

亦何利於位哉

大有得志大行也動天下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

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為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

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越五難吾未見其動之有濟也小動猶難况

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為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

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眾陰上下之明小動小君大動大

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與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

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

聚而助之也盍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

合也簪聚也

恒不死中未亡也六五以柔弱之姿居險豫之時耽宴安之醜所

正君而國定然其効止於恒疾而不死然不得去疾為全人何也
也元所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信安帝有揚震揚震不能使之
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上六其豫成有渝无
不少矣自正者挺而使見正者操而復

帝唐明皇大則
太康唐莊宗

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
隨之隨有不隨之隨竟命禹拜隨之隨也言有在象恭則吁儻功
之薦利有在於迂國則違賢然之否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
无咎之歸於少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

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雖柔乘剛
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
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變

而貞也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孰動而貞也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
動為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
貞者道之辨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測聖人必用隨其動天下以時隨

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
大哉隨時之義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分正

呼震動分論 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違而不隨
呼而况靜你因華止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左終夜不寢周公夜以
繼日非歛日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謂官隨以
動而說為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
於變論者變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而動

變矣大講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人心才
見其適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其地也董公謹發
不議而各項為賊故王冕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功則吉

注小人之策也而舍裴度李德裕責故徐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
无功也為初九者其動而轉乎誠也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

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謂官隨以
動而說為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
於變論者變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而動

變矣大講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人心才
見其適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其地也董公謹發
不議而各項為賊故王冕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功則吉

注小人之策也而舍裴度李德裕責故徐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
无功也為初九者其動而轉乎誠也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

无功也為初九者其動而轉乎誠也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

而彼說隨斯有
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

也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大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則也隨於巽則處者不蹙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問而自蹙蹙不兼也故遠于馬初變八人而自去退隨以遠罪辨了義勿信蹙蹙而暮僚相率以求去而所不為蹙蹙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

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六三六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身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之血子六二以之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得天下之心致天四顯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心之隨雖正亦凶此不正乎惟中有愛君之誠於盡為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吹則郭子儀端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為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為

莽卓雖不凶尤凶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九五以剛居兌之正中為一卦說隨之主爻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尊人使諫父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

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上六以柔順之德居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反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若雞犬之自不脫絆之有不繫而況可得問而離之乎二程子以為太王居岐龜川楊氏以為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三三巽下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

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變陽上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反止而不行則

下之才兩弱而不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

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相以無知與文以里不霸故。賢為治。蠱

為飭原。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動。不植不立。不披不起。故利於濟大

難往。有爭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蠱事之始。前慮其敗。當

在事先。追愛其成。常在事後。庶乎其可中於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

也。終則有始者。木以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有其

始。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則風薄

矣。而事生。風落山。下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荆奚

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

育。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為子而濟其幹。乎

能幹盡。揚德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終志

不然而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化之誅。欲尊晉也。南離之叛。欲強

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首象曰幹母之蠱。得中

道也。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誓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

五是也。六五才既。易五。又止。則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德雖陽剛。實

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為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眾子。母尚子者

也。眾子何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質。佐其母。此時

為何時。耶。其幽王之末。浩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左。平

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康之業。微矣。矣。非中興之左。平

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可貞。不

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姦為芥。卓為王。幹。九三

相溫矣。求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為六五。貞也。九三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革

者非剛則苦。不力過剛則絕。必至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

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云

之。此其禍不為罷。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大咎。於九三。夙

翼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不過小有悔。遇剛也。无大咎。極順也

存。唐嗣其蠱。之九三。子。六四。裕父之蠱。往見象。象曰。裕父之

蠱。往未得也。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

才。有徐而補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

六四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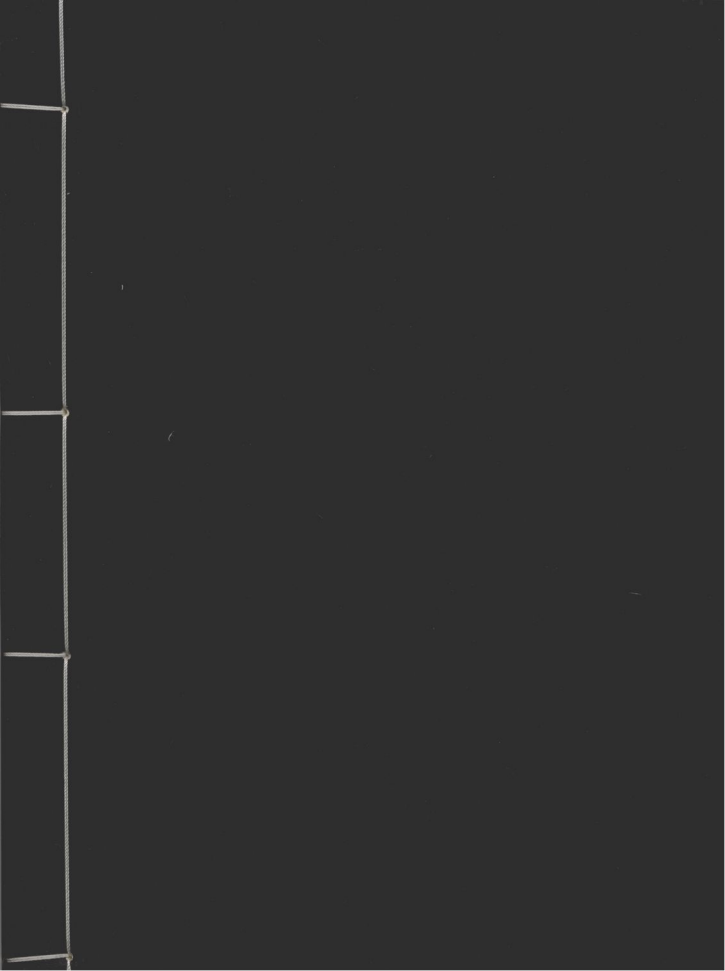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也。初六居下。非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可也。勤矣。其未勤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體補。懷柔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亟。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陰之盡動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或其迫也。高帝革秦為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景帝欲有為。曹參欲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取為也。故能六五。幹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故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幹蠱之治者。用其善。髦之臣。承以眾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得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為哉。泰已正。南面而已。眾賢所輔。君五陰柔。而況剛明之君子。然則闢之弊。又宗是為不能革。曰。之行有六五之柔。元六五之輔。非尤輔也。有一裝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而不能用地也。

志可則也。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為子。特君子皆有。振而勤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則為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舉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為上九之。与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為若夫天下大壞。尺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一不振。木獨能文。順。復乎。則上九不可為。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忘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我違天。亦不以天來我舍之。則截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我違天。雖然。畎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与荷蓧。晨門。異矣。

張先生校正揚實學易傳卷第五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二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廬陵楊

龜

廷秀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凶德也亨貞而已故彖

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遷而後為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而
反及而不再進然後為遷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夬乾姤也陽未消也下
曰消不又何也蓋消不在遷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目
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曰陽也七與初
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 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七二
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
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
陰已在前矣迫且近矣不曰消不又乎二君子方來而小人未去君
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遷而有凶則自野及我九百里焉能善我舜
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
孔子兩觀之役為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 彖曰臨剛浸而
君子寡而小人眾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人 彖曰臨剛浸而
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

凶消不久也剛以驟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

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和則莫

論則謂知則流蓋正者天之之道也浸謂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

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

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

貞吉志行正也君子之亨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

各實承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介而不枯而歸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

不正乎兩上非叔孫不然有從元審如固從憲融從異從卓劉柳

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

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敵及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而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好以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可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王君曰盤傳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議稱伊尹引明一身於成湯外異後則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技於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眾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剛長之卦將蒸之壯也故初九升聞之君

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八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守德察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區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詡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區然孤而无与亦何能為哉抑先說之極行甘臨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臨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长也不然子西雖白勝外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二思甘何信乎故曰言甘諂我也愛之忘誘之昌**六四**

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剛多善亦不必備善柔多不向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已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与應感而推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不咎宜

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歟師德薦仁樂蕭蒿薦韓休庶孚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蒿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蒿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以柔中之君任九二剛中之臣末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為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是志在內也**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徒是也然則初六无位病无

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破邪美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臨也呂強之庇黨入乃无寵什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且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任之病非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為內志在內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一陽曰陰從陽一及下勢也

三三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坤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示下瞻之謂觀下觀上其薦於其臨盥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許萬物以誠許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為盥而不為薦則

其薦於其臨盥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許萬物以誠許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為盥而不為薦則

乎誠有諸中而
顯肅應於下矣
豔而不為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正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教皇大於御感而政令

觀九五其德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歸中

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且天之神道

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

風此天之神也謂異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

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

為能化天下之中不正故誠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象曰

若孚誠也中肅曰至誠知神政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象曰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而无不用故

而无不至哉天下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

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李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處之故謂童觀童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

在凡民為可懲故无咎在君子為可責故吝雖觀之焉共工四岳之

薦鯀一也而人不吝棄堯越人之鑿弓兕之雩弓一也而人

不吝越人所謂小人也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

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蒙而无見曰蒙有見

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与九五正應也卦如

初六之陰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

剛明有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

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

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進是使赤子

不得與其母也夫可以進而進是使赤子

剛其位非正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必退不可也量已而

為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傑許之辭也此亦吝者事也若夫

聖人之仕以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

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然離開六

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

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也

也王訪于箕子尚質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已之所生觀於民之

信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耶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耶其

此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

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

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已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

之身不為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為天下之所仰豈以公之約而志

野其身欲退其憂弼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三三離下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齒梗治者決

何利乎用獄也獄發則梗存矣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

不當得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

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辨不當血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用獄

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

之君而已此先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明取諸雷然曷嘗說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故

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敕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不懲必

其首滅趾不誠必至滅耳而獻其誠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

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貽

為君子豈特无咎而已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

鼻乘剛也自一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

九之伐也初与四為應四於卦為梗一能終其應而不通則四自滅

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占位借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眾齒

而无之矣故吳鼻非乘剛反不決羸且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慮之

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占位借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眾齒

而無之矣故吳鼻非乘剛反不決羸且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慮之

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占位借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眾齒

而無之矣故吳鼻非乘剛反不決羸且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慮之

上下噴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

也六三之去羸六二則難矣句難乎六三也九四為一卦之梗也

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

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羸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弊非辨則去凶凶

以安民起以危民司寇非仲工知以治魯祗以乱魯然九四

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噬乾肺得金夫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九四一

也乾肺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肺噬之皆誰

也以九四噬九四也鳴鶴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

離赫厥光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去其難管蔡者非舜周公而誰

也何也以舜周公之剛直而去其難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夫以講

乾肺則管夫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

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法獨於疎訓色變化也蕃宣章疎也然有強梗

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

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曰貞厲无咎得當也六五陰柔之君而噬乾梗則无咎何也彼

无助此有助也曷為其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

君離中正之德又得三二剛正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

儀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

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殘矣則六五之君何為哉准

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殘矣則六五之君何為哉准

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齒之助則上九

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伏糞已解李輔

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上九何

厲謹之至也去強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上九何

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初九滅耳以聰不明使目

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

之凶乎苟整不聽越良之言肅至忠不受宋景之諫故乃

䷗ ䷗ 實亨小利有攸往彖曰實亨柔來而文剛故身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入文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感天下卦本坤而

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

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井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

而中文升於坤之上故為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

之則火之氣焰騰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辨言也以文

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

常之事離之可以成天下之象又曰抵賈者物之辨文者物之雜周官

畫績之典雜五色曰蒼黃相次又曰青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

則文不蔽明不及獄則明不裕象言明不及文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

明庶政雖也无敢折獄艮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

舍車而徒義葬乘也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

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選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

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

車義在仕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忠无所王今近

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階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

吾應而吾表也

速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

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賁而非其與且從巾况

非其譽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傲

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

人非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士有待古後

榮乎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士有待古後

而發自有求而不應采有不求而獲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存吾

道而况賁吾道乎六二主一代又明之大臣者也遠自坤之上六惠

然而來以佐因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人

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

其須須求也亦待也意與於上吾與於下而已二肯輕就乎故曰賁

也下无對君子耐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取房杜母借賈誼房杜不

能必有所能者矣至曰未嘗宰吾道而委講矣措也誼知易之貴未

知賁之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士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

也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居之禮樂之世乎

剛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而文二詩曰六

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 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然裁之出
其法立其文 祖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向
加焉口守之自天高也下之象至耶 泰堂高之辨此百聖之功千載
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 禮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貴飾之文
如燕之著夫何為哉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 六四貴
尊而万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有則官安周藉去則周喪

如瞞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

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克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
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關於六五而不得親未
受飾也貴如瞞如白質可受上九之質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
之危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關於六五之君固而憂疑
然危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乎順而相親非寇媾也
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固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
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吏之見 六五貴于丘
孟子詩行相之殺也辟非吏之殺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文明以

園東帛多吝終呈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
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養之禮招而致之不使
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守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

天下有一賞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貴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
終吝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
矣吝者幣之吝喜者幣之所宜施也而卑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
喜樂克用而柯喜吉孰大焉然貴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
之取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我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
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
賢於高祖可以為六二歡而為六五賀矣六五何耻焉故曰六五貴
之至盛也六五坤艸坤為吝嗇故曰吝嗇嗇呼六五之貴于園其
易之萃高宗之 巖文王之謂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貴飾之極文之窮也故文之窮其質
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
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俗
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而被於窮吝之時者未
為矯而吝許其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
為陋而閨仕其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七

廬陵楊

重

廷秀

三三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

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

往此君子知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

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

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祿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也必

息五陰益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 象曰山附於

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為小人剝君子言剛柔

以減下也 天下之勢若真屋屋上成牀下承人中如者也害人者

而後凶子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豈不去晉不亂故剝始

於減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 六二剝牀以辨蔑身凶象曰剝

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

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能九齡相林甫之日也故五陰一陽

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

助然許其无咎者勘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強當之 六四剝牀以

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剝牀

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曰眾勢日成必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

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
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賈者繼而總之也寵者恩以倖
之也如是然乎羣小不為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為害而已非盛 **上九**
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銀錘甘露何由而作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

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眾陽剝落之餘
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所食耶亦危矣當是時君子果搖落之後尚
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
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去楚君子
高也此君子得民而民所載之功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
牀焉自足及幹自奔及膚猶不己必剝其空廬此大夏將崩之時也
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恐來亡商尹氏亡周牀蘭亡楚斯高止秦張
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致一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功
也曰終不可用徹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旺
五陰廬之象
坤為大輿

三三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坤下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坤下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也陽
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謂也其
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
欲速疾則自然而出无疾朋來无咎陰之辭也天運之行召故動而
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陰之辭也天運之行召故動而
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逆者
如斯不舍晝夜易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初九一陽
復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息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有攸往也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剛之心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嗚為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
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崇又着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為

復何以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也陽
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謂也其
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
欲速疾則自然而出无疾朋來无咎陰之辭也天運之行召故動而
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陰之辭也天運之行召故動而
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逆者
如斯不舍晝夜易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初九一陽
復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息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以一陰生於午至復其初九一陽
有攸往也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剛之心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嗚為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
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崇又着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為

此之心乎弊之聖失之愚履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

治舍之亂聖惠治亂此心而已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四陰

日閉闕商旅不行后省方雷陽也地上一陽已明於地中

故万物昏冥井水濁温自閉闕以下皆聖初九不遠復无祗悔

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而已遠凶之道也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心於人復心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子以此其身吉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未嘗不知知之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李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復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九不遠復復

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為復已形初九不遠復復

過亦无何取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休復初九不遠復復

補削而息豈非貳過而何雖然有初九克已之仁人則六二无輔初九不遠復復

亡之交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初九不遠復復

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初九不遠復復

夔喪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人復六三過六三過是憂過憂復初九不遠復復

之厲義无咎也初九不遠復復

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初九不遠復復

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謙伯玉行年六十九非其六初九不遠復復

使人亦告仲尼曰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曰省者時省其無乎初九不遠復復

乎故曾子曰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曰省者時省其無乎初九不遠復復

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四居上下四陰

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為獨復居中得正者道也六四居上下四陰

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臨因徐辟而見孟子視六四居上下四陰

陳相則優不可以為公孫丑六四居上下四陰

章故未許之以去官六四居上下四陰

悔中以自考也六五當陽長之世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

復二四

復无悔者柔而已能成中材之主而仁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考成

能散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也敦厚也則亦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上六迷復凶有孚青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乘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

身則天災人告之畢集凶于而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雷振是也害

貞則天災人告之畢集凶于而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雷振是也害

反而失此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利必凶何者六五也

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利必凶何者六五也

之上九為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則曰君若六五也

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道之何復之有象曰剛反反言婦

也寇復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及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三三 若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此得聖人本意矣哉若天之道妄者入

之微无妄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利貞而巳正則誠

邪則妄君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

於往地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地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

動以天也子噲之濛符堅

之師繇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為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為主震之

掛以陽為主下卦為內故曰為上於內震動健動也天也故曰動

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為動而亨

也動以正也何為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為而能動以天也

上六以陰乘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

遂其敵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

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雷振是也害

貞則天災人告之畢集凶于而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雷振是也害

反而失此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利必凶何者六五也

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利必凶何者六五也

之上九為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則曰君若六五也

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道之何復之有象曰剛反反言婦

也寇復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及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三三 若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此得聖人本意矣哉若天之道妄者入

之微无妄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利貞而巳正則誠

邪則妄君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

於往地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地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

動以天也子噲之濛符堅

之師繇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為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為主震之

掛以陽為主下卦為內故曰為上於內震動健動也天也故曰動

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為動而亨

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其雷平雷之時行而不妄利物

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戒勉之不重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

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卦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

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也雷動於初而不

妄万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万民一歲之盛福也故

伊尹飛太甲以謹敬初周公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鴻禧三年不言

於初動也是推天動動而志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

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

為二者何必於其能耕且苗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於而動即動

以人欲于王變于文之政參樽何之法于上為能參焉不能矣然能

者敗不能者也六二順而中不吝能則為往而不利雖 **六三无妄**

之災或繫之半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

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

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此无妄

之災既无妄矣而災曰事固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焚皆

酒薄那鄂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

也故稱或為繫牛之繫於斯推其存於斯使墜之人夜半取之而去

則主之者焉繫牛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墜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

者邑居者而已居者矣罪焉蓋不幸惟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

弓被圍龍偶似陽虎也不疑潛金偶于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

災六二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

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

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

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擇於不能者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

可也。无兵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察肉而
察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試。而况有善者
乎？故孔子曰：「其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素人以未富強
為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
藥之効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秦相上九无妄行，有肯
自此无越人，非疾漢而武，異師虛耗，自此相上九无妄行，有肯
无收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
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成之。以行有肯物者何也？无妄之為卦，動
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行動。无妄者，莫乎雷。雷，萬物者，莫得
乎天。雷動乎上，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孔傷者矣。
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八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
可不動者，其為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化，成矣。豐之費
焉。初九耕之，六二獲之。至於六三，始順以順之。而已九入此室，如曰為改歲而
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九入此室，如曰為改歲而
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晉太
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一之前，有動而无妄三
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三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畜聚也。止也。山，艮。天，

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為不若，止君以耻為吾。惟正心以及身，止身
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用而君自恥為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止也。利
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
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出乎。

豕曰大畜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

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

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
之德何為而臻此輝光矣。日月光輝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
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止上九而已下之
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君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
其位也。上言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卑曰：父師，是也。尚上少也。

五上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二卦。言為臣止君，乾為君，艮為止。男
乾健欲上，惟而阻止之於下。山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君為能止
其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秀，吾
皆止而不為，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正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

正也。故袖中之鷲，恥魏徵之見於中，之游，畏韓休之聞於外。豈特面折
禽，弄璋交盤遊哉。不然，三婦之脚，能禁六雙之鬪，賢貪之宰，能村窮

晉之主乎乾剛健良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 象曰天在出中

光天夕則畏山夕則祭故曰漸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出中

大畜君子以懿戒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於天而能韜

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夫德何以聚之 謂是舟馬揚之武周孔

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然識心通焉識其在

彼於之在此賢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

災也 聖止君在初君受上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

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藉奪者矣初九能見其所

至難知其拂乎吉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

之災谷矣與禹以益之一言而班班師受止而能已之也將堅

以舉國之謀而止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輿所

伐晉之復此災也 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為馬志乎

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順此九

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

二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良駟而陽

德良駟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

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馳驅焉而

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眾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

閑也初喜其往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止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為之防

間畜德君子行止有止九二為輿輿陽為備 六四童牛之牯元

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牯牛在初止悲在

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然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

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遠樂漫遊之不適猶其躁然之涼則消其為物

賞利之念消皆積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豕蹄乎 上九

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為以

二險止三陽則為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止正止羣賢者

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一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

辯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人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辭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其難其能止乎之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七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八

廬陵揚

方里

廷秀

三震下。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豕曰頤貞士。養正則

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

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上震下承眾口森然卦之形也

上止不動卦之用也皆類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特地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

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乃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施必及觀自養之邪正自

養者寔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士乎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為天地養万物以天地為

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寔而求為也象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万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宛其身

故欲慎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醜其體故欲節其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其默當宜可則諫死不乖於禮而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蕪外

肉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下卦二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資於養之資而淺

之貴臣則動腴而欲養其智安在聖人措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已而徇欲又戒之以凶又耻之以不足實庶其有改乎了夏之說

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君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

猶陰從陽也六二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也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親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也養其德而初非其

與任妄行陷於非辟而不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

與貴兩從而不得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

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而倒置也

違常也丘上九也艮為山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

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背以不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辨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驟於求養其伍文八同馬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

上施光也

上施光也

四頤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

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止之德如虎視眈眈

其進德何如哉遂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

也備青有捐登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柔順六五

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六五

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為順從於

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万民之事也

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

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信而眾陰臣民所畢聽者故頤養天下皆由已出故曰由頤然位高

德重必揚厉而後古果能揚厉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

當之平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三從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

之時大矣哉

有欲往乎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時也而曰利

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才也斯才也斯才也斯才也

顛乎不推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死四剛雖過於剛而
二五乃得其中為下者順而從為上者說而行行安所不利而不
乎本謂初六未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且象曰
之反意上六四陽剛過故為大者過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子以之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難乃周
公之易水在木上木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
世而无悶故陋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
之窮乃賴子之達

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柔以
黨禍故无咎承而巳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木之枝不許羣小獨免
故不許羣小聚故亦不許羣小哭為白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

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
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
厦將顛之世則廢可以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發可只也身老而妻
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為
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枝太平非一士之蹤也巽

木也九二剛過故為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
為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為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
三言棟撓凶何也九三志過

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也速枝憂
者屢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
以輔上六之撓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
陳蕃竇武以之

乎下也
剛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四五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
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字九四扶傾撓也而曰
棟隆吉何也窮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

上九六折矣充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為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為
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隳壞乎其隆哉退羣賢子秋也勃焉此棟隆
說蓋用而相姚宋琅琊瑜執誦而相黃裳漢唐之與也勃焉此棟隆
士言之効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撓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
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

大過三十八

大過三十八

大過三十八

大過三十八

大過三十八

大過三十八

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所无咎又不可久
又可觀何也九五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
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季氏而倚公行公為鄧陵
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為助普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行公為鄧陵
乃公欲而司馬氏而倚曹爽曹文宗欲除宦寺而倚士文曰婦士
驗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上六過
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上六過
婦而失節墜失節之婦而復老柔邪无耻之甚故可觀

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程子謂上六以陰柔如過極不恤危立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揚氏以為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三三坎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險之特用大矣哉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水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

而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為坎坎陷也險也繫險而陷物曰坎坎用性也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習吉是也上重坎故曰習坎陽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尚也中行功天險上其地險下其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甲高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備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無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無復名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曰水洊至之義進德也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此數從官方增无倦之義濟再也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虞翻曰坎中小沚曰窞以坎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巧矣然窞人者必自穿險人者必自險捨道而陷善類未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官者盛而黨錮與黨人死而官者九二坎有險求小

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二具美里之事取以剛殺之德

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處

而以順求照乎小濟可小濟不可大得未出二陰之中故吐

六三來

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

也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強之位小人欲為猖狂之幸妄意於則用

而邀功者也聖人則曰斯人宜勿用之然无功何也欲有所求

而限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

故曰坎坎遇險固欲濟也然倚姦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祗益其險也

阻且枕枕倚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

咎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濟險者果則易孤則難九二求

而不盈也及外水游至則二水合而浸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

持甯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内无九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持先

示以甯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雖於動而

鎮始安嚮自結於樽而晉復振樽酒簋飯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

自牖内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

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九

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歟約如約信曰善之約九

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險難之濟

小人之叢寡小入衆而君子寡則「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

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

水之剛盈而未平也濁為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六四之中而

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雷鎮之險而未能出也

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朝恩輔國魏從之中文宗陷於宦手之

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如羣

而已矣九五九二

君臣皆陷于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君臣相正同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

資切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

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下制於家奴朕始不

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故終上六

豈終免乎有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

得者強也亦二敵而凶者窮也其誓強其窮必凶

三三離上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

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

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者明卦也白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徹必察明而養之以正

亨故曰利貞亨明過也剛明而養之以柔少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比剛之義麗也火出於上生於下麗於薪則无若者有者實薪尺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在下也土也

君以明相重各珍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乎土也曰君之明麗乎天其明亦高而不流於類也德宗之象曰君之明麗乎天其明亦厚而不墜於坤

不墜於坤深其德之厚也唐虞二君之明也其化成天下百穀茂矣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為母牛畜養也象

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之許者其明孤而虎易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日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滅大人之明四方畢

照辨志邪知疾苦濁幽且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

之敬以辟咎也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

踐履之實錯然謹於天下已不可逾矣非晦其明則眾之所忌也

以所謀敬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夫

子之少也孟夫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眾忌因晏子西之資

然曰疑其害於國於陳祭大夫何謀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情啟

事君尺禮為孔以敬拘拘聞聞以不能言故六二黃離元吉象

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節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其

大之吉為一卦之盛也周公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

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君子家樂必循節言太

非歎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

不類何也年過而耄位過而昏如日之具也其能久乎此首且能

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為日昃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如

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

可四象然其來突然若有緘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三剛強而不可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於若燬而效若

火而棄象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管基子圍管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泣若戚嗟若亡象

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戚嗟若之吉足以震突如其之勢哉此成王問于小子管蔡韜大之時也宜卒平上二位而吉欤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高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占尔居昏世遇危事始哉

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顛顛令德四征弗庭之時乎程子謂法其首惡而非又其醜類得之矣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八



張先生校中齋寶學易傳卷之九

廬陵 楊

廷秀

三三艮下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身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上經首乾坤坤陰陽之辨下

分不嚴不交清不備故曰咸感也坤六二正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

柔上而剛下坤二柔上矣二柔復下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

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

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

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

先生見孔明得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受澤山

男下女之感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之虛心受

人君子之虛虛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易者

故感感故應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象也

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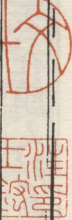
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為咸其

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

九四之擊一身之心也拇也股也脣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

者也初九說之初初六止之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取勝季氏行

能宰子襄是也何也九四說而不正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



廷秀

三三艮下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身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上經首乾坤坤陰陽之辨下

分不嚴不交清不備故曰咸感也坤六二正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

柔上而剛下坤二柔上矣二柔復下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

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

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

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

先生見孔明得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受澤山

男下女之感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之虛心受

人君子之虛虛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易者

故感感故應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象也

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

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為咸其

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

九四之擊一身之心也拇也股也脣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

者也初九說之初初六止之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取勝季氏行

能宰子襄是也何也九四說而不正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

武三十一

下也三為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
自動則交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
孰感而動隨也感於上之說而隨之也上六之說說之極極而
流者也而九三剛險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敵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敵
若何於真箇之從王國立距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九四貞吉悔亡
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
來未光大也九四在一卦之射心一身之心也
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
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
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昏索則明則自問古何術之有今也不然
憧憧為思慮於事物往來無定矣非如身古九思之時未感而無
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
德宗之猜九思成其悔无悔象曰感其悔志未也王弼云胸

感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
口之下其膺膺之間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
者心也不神者膺也膺雖无思昏懵而已九五係之說之雖不思也
而志其未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不思也
非昏懵乎而帶之覆柔不斷以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頭故也
九與五皆剛陽也而其位有咸如一身之胸也胸也不柔亦不用之
剛而上六感其輔頰舌象曰感其輔頰舌滕口說也上

居說頰之極有啓口之象是上之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
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傅子房陳實之徒歟夫吾之一身感
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感之自胸至頰是也
蓋血氣流而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滯而精神滯澀則一
指重於百鈞而况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夫婦兄弟
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
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為有用之感
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果易乎哉

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又
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三三巽下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

恒三十二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又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相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咸以少男一少女此男女之新昏相以長女下長男比大婦之情

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父父則可相故曰利貞剛下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焉

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相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

朋友隙未嘗象曰雷風相薄君子以立不易方終始變化者相

失相之道矣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

凶始求深也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

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

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戒撻而辟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

賈掄之之蕙掘以爲京兆以揚以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九二悔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

恒以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者日守也三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三

躁之資於上下之間當雷風之六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

作巫醫爲卜筮難乎保於道乎矣蓋忽於驟忽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

終彌土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明之兩從呂九四田无禽象曰父

非其位安得禽也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父居而

獲哉揚雄父居養賢之間官不過侍即執錢是也全門玉堂非其時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夫強於婦其敬猶弱君剛於臣男

之正卦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爲夫君位也六五下從

九二之強婦以此爲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

為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于而家
善十而固必矣其貴長管元之世乎
上六振怕凶象曰振怕

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捧盆履其動也動者如操舟願其靜
也外動且自慎其靜也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

守守而之出當外靜之時為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靖之恰可也今
乃挾陰引之資若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掘之者志於變也而已聖人
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巨温坊頭
之後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焉在哉

三三 艮下 遯 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而亨也 遯而亨也 遯而亨也 遯而亨也 遯而亨也

其時猶可也
有行者乎 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
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平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

子三宿出書而猶曰遯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破曰遯之時義大矣
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疎也故小人之
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

象曰天下
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
陰長於內四陽剝削於外三變則為否也其義

何災也
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入
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
為肥遯五為加遯四為好遯皆喜其發也
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
能行又存遯之最後故為遯尾故危厲而災場推仕於莽莽豈仕於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為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
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貧不能為奸推之勉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聖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也則已未必能乱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乱者有矣張禹從亂孔光從
莽臣大皆之宗順而无固志者策中也牛順也執与華皆堅也堅執
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

有疾懼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三非九剛而之震也

終於危也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龔勝賊也所以媿張翰也

則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為好遯隱而為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

之賊隱而為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止知遯之蚤

味遯之艱且其好遯之篤也故聖許其為君子當其為吉又當其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九五以天德宅

世其將為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入天也天不能

違時况聖乎故克舜遯天經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

之至嘉志之至正者歟

也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敷一卦之外遯之最先

疑乎此孔子不揆冕而行

三三象上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

壯天下万物莫能如不曰太乎大則天下不正凡所事不曰正乎

以正大而可見亨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

盛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

曰壯于趾其孚窮也初九以剛陽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
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面圖季
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

貞吉以中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為報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奉柔以中自守僅能自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勢之豈不以陽中夫正而欲否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無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無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九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罔也用故舉人戒之曰用則為君子小人如羝為畜於闢而拒於勝喜於闢故枝上於一觸之勇固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條角易往而難及終羸其角而後已羸與繫吉字通也故雖貞而亦轉而不貞乎陽九四貞

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不羸尚往

也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無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壯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輓之壯尤可往而進也

和調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耶程子云輓與輻同六五喪羊于易

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六五當眾陽盛強下下之時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

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矣呆長也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

故亦有執觸藩之象不能退者居艱爻之上也不能退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皆必以三其退也皆止於一惟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家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居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為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警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人者可不懼乎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九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



廬陵楊

五童

廷秀

坤下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豕曰晉進也明

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晉之世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

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

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德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君

臣於明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君

而不進於順則辱大而躒也坤為馬解為日日出地為晝三接下

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象曰明出地上晉君

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

子以自昭明德日有掩則明者隱自掩則明者首明出地上則

易之不悅声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初晉晉如摧

者自用其力以益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躍初晉晉如摧

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

未受命也此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諂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

公進則退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為之初未受命於上當是之時

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諛派准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

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

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明之君當得進之位能

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無馬

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孺子馮避公尹之位承讓辭司徒之拜皆以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廷秀

九四以剛愎之資超貴近之地地臺下之上巽二陰之前以康侯則
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窮潛乎主推如巨温之僭晉故含貞失
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鼯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正乎貪者
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
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徐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捕
如二卮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愎之強汜居逼近
之高位九四如之固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卹往吉无不
处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利象曰失得勿卹往有慶也
宜憂卹宜謀亦宜不立者也宜悔吝

然許之以悔亡以勿卹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
夫悔則止矣六五慶也卹則勿卹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
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
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卦或得其一二已爲
如是乎曰王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易爲晉之主德不尚
剛曰晉之主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
而不祭傲而不烈大氏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明明非晉之
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候君之爲明柔則蒙剛
則第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

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
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卹謂得與失皆勿憂卹六五離也爲日爲火
離柔猶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

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而不自照而用之以
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
玉剛而无礼陽如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古海上
二陽厲且吝德宗以強明而自危其未
有得於此乎應者揚厲而自危其未

三 離 下 明 夷 利 艱 貞 彖 曰 明 入 地 中 明 夷 內 文 明 而

外 柔 順 必 家 大 難 丈 王 以 之 利 艱 貞 晦 其 明 也 內 難 而

能 正 其 志 箕 子 以 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顯其用之者
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
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推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

何時也納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

之道者箕子也。又王用一卦故內為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
聖外為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象犯
里之大難而約無所施。兵壹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
故不推利於居易而然利於如艱難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
艱險而傷其言何難之有。不正其志則以險難而傷其明何貞之
大難以天下言何難之有。一家言約之難大能及天下何不能及。又
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方也。然象辭象辭同。象
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為衍。象
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爻而不晦者易
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川之以明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用之
以居易則為泄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頓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
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諫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
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為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
始已之明避止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揚以謂擬狀而行
是也當紂之時箕伯夷
太公從居海濱之事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
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推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二乃若大
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
股在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報。初九凶之吉
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也。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報。初九凶之吉
也。既傷股矣非以乎傷而獲。獲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止入王之
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大公婦之閔天之符。脫之名為壯也。報也。
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
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
之則而仲丘今贊之曰順以則。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也。詩人仲丘其見文王之心乎。

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六五當箕子六二一當文
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約乎。當約
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說也。諸
引而言之九三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射離明之極。賢
南面之望而應上六。

獲明夷大害之首矢然且殺

其得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
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暴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尚殺
紂是上首也項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
帝寵綴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也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君

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与逢昏主之運
而傷君子之明哉推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被左道用
非僻以中其君之慾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君之德是故害君子
之志意而肆行於外於是聖賢有不悅其傷者矣且暗王之与小人何
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
並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非九二也六四也當紂之世
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二也六四也當紂之世
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行於外六四坤之
初也申
為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
居剛得中時止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
誰也又箕子与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類也箕子既有
此嫌而又与微子皆疑於諸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

以六五之德与位偏箕子欵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
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戒
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
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
失則也
上者裕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六者昏
又曰晦者其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其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
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鴟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

乎
三三 離下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
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

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
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正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家後
之三正在大象與一正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
順之道有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門利女
貞曰正位乎內曰女正天下定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
大正天下万事正曰曰女正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
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異長
女離中女正位的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位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出
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出
火出教自有物出家人自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則為家嚴家以
天下言必有家信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為欺乎言為
乎行而能正初九閑有家悔吝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始至子訓始禪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
剛陽之嚴始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辨
之刑于女文之刑于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
妻也魯相公唐高宗反是

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專也言有大也婦職饋祀必
為時則有咎味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則家必隳時則有悔未
夫幼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執大焉吉孰德焉故聖人贊而美之曰
順以巽也巽利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辨大獄之事
也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激勝則剛和
也嗃嗃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夫夫
和勝者雖悅釋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前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
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
家之兄故周之於詩管蔡訓康叔得禍高之義矣非公之於段文帝
武其嗃嗃堵於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寶珠玉而以夫義婦
聽為象帛故六四之富而以吉吉而不相諭是謂富矣易之富非以富
而富也此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故恩

家人三十七

齊太任是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

愛也上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心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非以德恃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

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正為君以太妣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

邑姜為婦其不相愛也仲丘頌之曰旣憂者其推文王此勿恤吉也

于家邦其交相愛也仲丘頌之曰旣憂者其推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加之吉反身之謂也以惡於

子者事父則天下皆彈人能不以檢於妃者知戶則天下皆文王誠

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

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人之象而享正家之吉也

九五君也上九居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故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

姤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

威上巽極故孚者誠乎身

三三允下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

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通睽者人物之

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虛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睽仲女兌季女仲

季同鞠而殊爛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為得而不窮然睽

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古則无為首易矣兌

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

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大有大者天地之判

而合男女之別而耦万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

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道

故曰易窮則通

去異趨衷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

為水火矣君子亦何

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

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

者与其惡也寧樹与其倫也寧宏蓋

睽三十八

睽三十八

睽三十八

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賊惟相賊故初九動而下與九四不與九四而為旋九匹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故舍我而去故有彼馬之象初九能斷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又海亡此合睽以寄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棄頰子之變兒窮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性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火則涸今九四之火則涸初九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湖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於中而溢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氣是也又離日是也常陽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辭為辭也以見為辭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安何也說故也初與四皆乾卦而陳寔手張謨是也若其辭各平惡人則天沙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皆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安何也說故也初與四皆乾卦而同陽德乾為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九四故為見陸人水在火中故為發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會中一與一誰能懼我會亦狡道巷者道路之至隘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一遇遇者邂逅之遇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餘地路之外无它岐雖欲迷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

觀之是其遭也孰得而此是其觀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父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宵素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父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如此而止曰並者故也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利也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父皆聚而寡物三也其平王管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傳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擊其入天自剽无初有終象曰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曰上九正應也為睽睽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正應也為睽睽故下不能制九二推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往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勳位不當而德足以調伏於德和說之極而居一陽之剛外重言上勳位不當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以初剛良方爭南者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子產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誘書賂白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始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休為牛為

睽三六

輿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一陰之間孤正而元夫

也居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

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

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除故李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

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山乎乃下魏洛州司馬張柬之為

一東之而五東之合與仁傑以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昔推无

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六五悔二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

往有慶也創鉅者其愈薄湯武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特此亦創

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

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且以海云是以何

於是以前有慶哉況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睽而况得剛

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從孔明而得之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二以為此

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吾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也

於疑故无往而不疑見豕負塗疑其穢也載鬼一車又疑其崇也先

張之弧疑其為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共害也疑心牽

起而君不可斷者為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

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終說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二之至陰

陰陽相和而為兩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以唐德宗之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字易傳卷之十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一

廬陵楊

廷秀

䷋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

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一曰靜曰動 濟蹇之道

能止坐 謂智矣 此處險以靜而審則動而濟 非終止也 靜而終

止是坐 激舟而不求 涉者也 動而不審 是暴虎馮河者也 往而得中

此濟險也 動也 坤位西南 平夷之地也 求平易而利者 往為不曰擇

乎 艮位東北 坎位正北 皆峻阻之地也 逢峻阻而不利 則止為不曰

蹇 乎 天下无大事也 天下有大事 不有大人 往必无功 不曰才乎有

大才以經天下 无大正以正天下 雖得之必失之 不曰德乎 蹇之時

非小難之時 蹇之人 非小才小德之所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

可用 故曰時用大矣哉 西南卦多坤

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 山上有水險之險也 君子當重

險之世 非德不免 非德不濟 反身修德以俟之

而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

下而利 固不幸而幸也 往而進 則必罹其殃 來而退 則猶保其善 固

靜 浪以待時之平而已 獲善於亂世 不若无善之安也 然名可得 聞

身不可得而見也 坎六二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

中 履蠲管蓋之世 坎六二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

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 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

蹇三九

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咎九三无爻其不可往固也

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不接於无位之初以推則无才退則无才此其資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与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低以益難有此公果与研係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与注按連低去官吉而唐室乱之事也可輕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

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山而得六二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為晉明帝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唐宣宗下則高賓卿公厚泰主而已

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陰柔之資若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退則其吉乃大碩言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五剛陽之助實則有九五入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已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言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

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

則九五所持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不往

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与成蹇難之大功乎象之言蓋歎九五之无

助也坎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

吉尸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當天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偷蹇全解則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以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辛亥决河安於泰西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其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疑者散雷雨之靜者作万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

乎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六當遷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才佐六五陰柔之上急於有為之時也

則宜何先莫慮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

去小人先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而魏恭顯難居宣之朝則見先難多

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九四欲其解六

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入者居其五然則召天

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入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也連小人以

陳君子哉孤者小人之狀恭顯是也攝者小人之賤通焉是也連小人以

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

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

雖土必丞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其必亂三君者矣

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得以八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六三以陰柔

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

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

之雖身猶否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

難者不柱六三也趙高借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皆工趙忠

張盜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可便俱成董卓奪 九四解而拇

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

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女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

子信其忠正而明至矣故漢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述之郭子儀

任三權而除佐夫之拇体之微而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

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故也

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六五當解之世為解之君

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為解難之要維用九二

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至多難有一

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散有一樹君子者解難之原故洪水

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

君子雖有解吉詞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

程子云乎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上六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

者大百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墜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情

亂渙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

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以澤之深益山

以乾之上九降而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為上九此損剛益柔之

義也然損之道有損者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

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

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者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

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

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文之益

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

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損也九二上九

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

者為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楚難頭象

而終之又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易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

孚仲之又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

下益上是剝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

牀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于其貨于其德損剛益柔者不于其道

于其政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此損下益上之義

也博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反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

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

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檢示之以礼故曰二簋應

有時覆弗友剛克變女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而放不祭肺

施之禮年則監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視故曰獲益盈虛與時偕

行卦形頂踵實而腹虛有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欲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

辰之止損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良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損字一

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宜其凶哉然戒其觸之之端通謂其誘之之障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凶復矣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已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損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而損也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把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併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言刺宣宗之毛髮兩燬然後去則无及矣況不去乎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此損下益上而有損之損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爲中正也若獲損其剛則於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蕤度晚

節而安於浮沈皆損其剛者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辨也天下之理階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不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之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交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初九已事

此損已以益

此損下益上

此六三損下

此六三損下

此六三損下

此六三損下

此六三損下

損聖人

損其疾而室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為言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
次之辭也亦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

其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正之位為損卦之君而
其中空洞寬廣謙柔弗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

統而類體仰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為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
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又謀鬼謀百姓吉能

此其所以為大吉而自天祐之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身吉利
此大益全已從人之盛德也

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弄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

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九不損位
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動損之世下皆損也以必益其上上又能

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
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文

王臣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彙麗露臺而天下有煙火万里之富
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無損上益下民說

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先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

川水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之為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

曹目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尊民說无疆不曰

而尊其道大光不可踰而尊乎得此踰者屢已者施諸人則讓

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為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

下有事則涉險如夷涂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

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

借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已而益人卑已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

而不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橋

以動者動必阻巽以觀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巽推人

哉天下自且然天象降而於地於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

益下也且上而下而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為也占天時借

行而已矣推聖人以己益人推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乾之四在

上乃損陽而為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為陽此卦之損上下下

五正謂六二木道謂覆巽
曰木施生頭明于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風力物而長一已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力物而滅一已故

有過則改風力物而長一已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力物而滅一已故

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人期至矣頤子服膺

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初九利用

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任善故復禮為仁大哉益乎

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不厚事也大有益

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飾益天下

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為震動之上得六四近位之應是故位一

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而愛其德何也

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發立百息姑之

攝是也有利用為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月披專權自厚之心是

於天下國家能言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推有大德之人為衆

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即天下之大

利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亮舜只異即湯武相溫

即伊霍王莽即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求貞吉王

周公曾隱乎

辟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益之六二初云子曰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小吉而六

二曰永貞吉老婦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城六一以

常和貞固則吉也夫推六二能虛中以有受或人益之矣十人之

豫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非違而益之且其為五五所用占之身

上帝而天亦益之龜筮鬼神又非違而益之且其為五五所用占之身

曰龜筮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

來乎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三柔艱也然居下之上如剛之健豫動

益聖二

坊道缺入于皆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忍戒可不懼乎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擴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推凶事曰道
有是幸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
曰益之益唐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
訓往之益唐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
益也不如其已

公從以益志也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
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歸不歸以自行

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而用行
乃而立焉力不能以自任必得其與以相依乃可任焉故周遷依
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高祖之遷長安
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告
益之時為益之君惠萌於心天

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
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
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
下而民從之成康之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

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益也程子云陽寔在中
中有孚之象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上九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怵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

來也以善益已已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
之所任益之極位益之沉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
益已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損益之豈惟莫損益之有擊之而奪之
者矣推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
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鄆焉是已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一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一

廬陵楊

廷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人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其易而

無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隨以兌之說然

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無傷也古者孰有不以

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隳

三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

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告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

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

風我異以告其德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措存我是以勸其

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場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

健和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法中之勇說而

哉若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備告五陽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

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忘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

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己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初九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貞勝而往咎也初九陽壯之

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

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驟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陽之壯而

夬學三

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

趙盾宋義排項羽

所以皆為所坑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

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敵得然若警之極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心惕然若臨大

雖從容行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為張高孔光胡廣趙戒博養時賊矣夏夜句絕

頌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

夫夫終无咎也 壯于頄上輔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骨也

內為上六一小人之助也小人之道也君子之家也

而可曉也聖人曉之來也九三取凶在汲取无咎亦在汲汲君子

依也舍君子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伏然舍小人也君子夫夫是君子

乎舍羣陽而不與之同志惟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

和同若陰陽之能而兩為非獨行遇雨之象乎象同而中異故正上

之爻汝易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夫夫者決而又決以協上六

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為善惡而溫見也去汙以

自禦舍故以自新而獨行遇雨者也濕太真舍王與仲而歸朝廷君

子夫夫而若濡有愠者也為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

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

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夫夫也何也 九四賢无膚其行次且牽

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

聰不明也 兌為羊九四兌之初也賢下辨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

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九四則陰之位以陽與陰以剛居柔

於足百鍊為繞拍夫決為不繼矣欲止而不惟三陽凶之於後而見

傷是以有賢无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決之位而非果是以

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恨戾之性

而必遲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則非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

不得為小人哀哉以陽順陰九二九四同 九五莫陸夫夫中行

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莫陸草之肥夫夫決之強中

如彼見陸之草不苞也而何至頄吾君夫夫之極力哉既為之極力

而不備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為光大

決而決之矣。拳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權權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也，而其晚尚父，實為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曾益以錫其首，為殺之者，夫也。也。盜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無變者，元各也。然陰鷲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為君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待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天谷變而已矣。何光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大之有怪子云，莫陸馬蓋也，故至貽。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夫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曷為乎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以復其良心。亦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以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九可有改乎。討曰：嗟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夫之上六乎李斯父子，諸臣發明監刑之時，正此也。

三三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

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而一陽生，天者陰之消，然夫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為勝，五陰也。當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已有敵五陽之也。象之曰：不克而仲，互釋之曰：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絳曰：你而仲，互釋之曰：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口，必至於剝也。姤遇之時，若異其大，不可不戒。然則相遇之道，遂不可發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行，五陽竟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中。中正如過之義，若其大，其可發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若臣之相遇，此易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誥物后以命誥民。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入

躡躡而躡躍也。在于其方弱之時，繫之于大車之金扼，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于柁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柁固之固也。如是則一牽止而不得進，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在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柁繫何物也？繫豕也。先言金柁而後豕，豕不先得其繫之地，則豕其繫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 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仲丘於豕辨發明遇之時義其大今觀之九二以修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其九三也。九四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其九二也。九二君

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而不得，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眾魚之所利也。眾魚求魚一漁先得魚者遇之，豕也。喜於遇之之豕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罟則苟然後有之，以包而牽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其矣。魚豕為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羅罟有者堅，羅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它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豕而取之，義後雖有它人善漁者，亡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豕也。漢先取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克三秦，天下卒為漢而不為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柯斨咎

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咎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膺无膚其行次且

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必牽卦於一陰五陽魚而一魚眾魚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功，爭不能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無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自危也。孔明說先王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大且而无大咎，操所得而後故口膺爭魚而傷故曰无膏。夫之九四與始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乃得次且之力。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有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以四以陽處陰而无中正之德也。无九三之位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位以臨民也。反茲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牽，事安得不

凶起者本事之謂子于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

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互剛遇中五之盛也九五以剛明

棄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蓋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非何足慮也堯何憂難齊何畏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為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難齊何畏杞包瓜之象舜遇堯

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遇者窮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吝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也

不困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過其觸矣何遇之莫哉其為悔吝各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之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冲丘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宅干行晉廢蘭陵亦然而况賈誼仲舒馮衍之徒欲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

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万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乃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不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其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

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式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万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知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求嘉之禍生於乎吳之功天室之亂生於開元之治具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直无違以終之所以持泰之所終而不敢持也順坤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

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權除或器械不實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

乃萃其志亂也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

與六二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離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尔何憂擾

為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尔島不號為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尔初心之孚固將舍情而開新与尔一笑而釋然相聚矣尔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天下之終決矣此聖人開初

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皆為小人也觀舒初欲從亦為之亂既而乃歸定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

權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与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巨其於臣

之求君視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

六二之庭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

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故曰豈復事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為廷厚卒及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

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論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微則中正而才則陰柔

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勳能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又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六三萃如嗟如无攸

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

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居則二非其應而不与幸聚之不合則嗟嗟而无婦

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猶欲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則為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九四以剛

巽近君之位下与民為聚則尺得三陰之眾上与君為聚則已偏九五

之君此如陳氏之得齊民也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

凶也柔順謙退如柔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為萃聚之主豈不盛歟然

卦辭有利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

非萃聚之難也亦其萃聚之難也非亦其萃聚之難也亦其萃聚之

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

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以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

此伯益克鯀之戒周公无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

洟未安上也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

之所由與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後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

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慮慮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喜忘行也有慶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

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

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

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

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棟梁拱把

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

己耳而巽端者曰一超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初六在下

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銖土與土相

信而相得則土之升也必培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

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之始生也六四土之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皆用倫之義也用倫已見萃之六二又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乃之而至囚之而聽非闕散湯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庶哉故曰物于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壬其升也

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爾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

方歸往必為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體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

終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升之時吉升

而為王然則六五升之王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為六四武王懲伐也何亦為六五之陰柔乎八

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頃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豐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尺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變

天也故自君而升為王如歷階而升也真其吉而大得志坎垂拱而天下於見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豈哉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

也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

冥然自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止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

通之反而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正訟何

不利之有而大哉易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釋以

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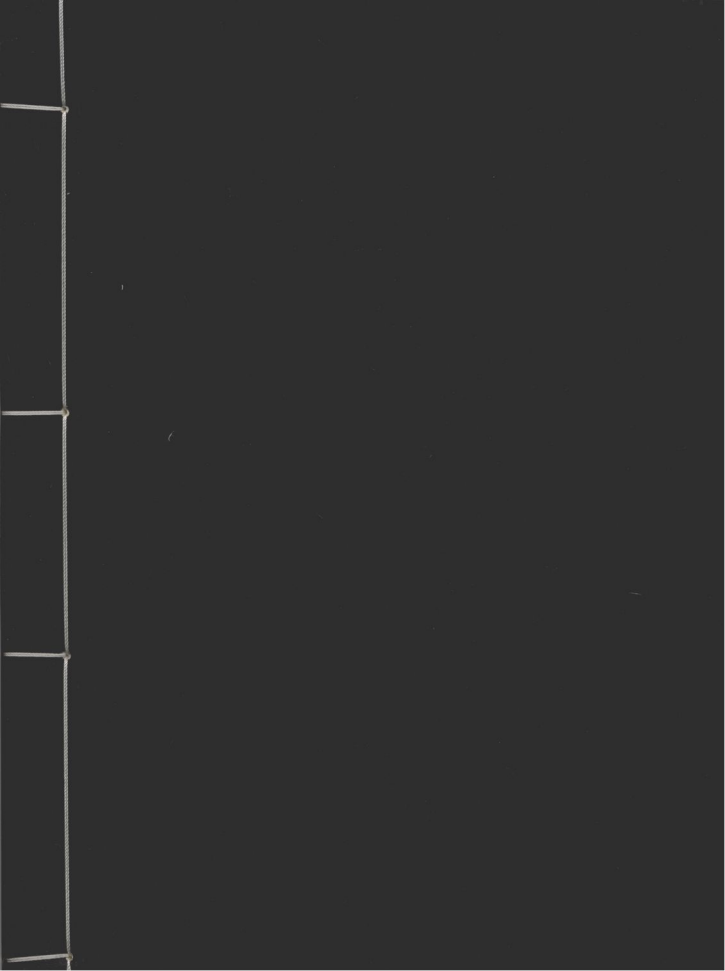
爻日成之上六有臍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

進故貴於難如之退然顏子最以而進未上及之不可以過於故

思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

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十二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十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

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君于揜於小人能乎困乎然困以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也曷為而亨也說也曷為而說也貞也曷為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乃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已者干憂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得第也聖人恐人不深以困身之說樂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按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身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然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象曰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下是水之窟堂尔此其所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竟舜逐之斯堯舜矣志乎孔穎達之斯孔穎矣孰能

觀象曰入于幽谷昏不明也

也况困之揜乎聖世所不能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豈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死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死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無所觀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如孫武叔公伯寮之徒坎初者卦之下卦故為繫欲困君子而

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聖七

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鷩之爭食鷩鷩之翮隰尔小人所祐君子所仇九二陽剛之君子為初六六三小人之所揜九二

吐下去之單食飜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如有五鼎之不易所困
者須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當庭之不出被冕之自來榮盛之非
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掄也
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已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
小人能終掄君子乎雖然寧君已先君已君先自我求何自我往焉
則凶反諸終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其道凶也其往已正入非凶而有要者
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喪也利用享祀者以
精誠通乎君猶厚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鬪張能問則
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懼矣齊蜀霸者而況不為霸者乎然則
君子病不困之因何病哉坊為亦故朱紱來言自來非注
也六三困于右掇于蒺藜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掄君子之理哉初
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掇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
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棄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將奔初六之鄰則
弱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
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為君子之所掄親戚皆叛而尽失小入
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謂上六占已親也

三陽上陰改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
三以上為憂

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氣同則從聲此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行

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為上
六所掄其望九二之應施之師於鄰國以解入邦之圍也而九二
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閱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也然陽進
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各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
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
之出為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此志若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
為小人所掄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馮秉之以誅
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為車剛故為金又坎為輿九五輿

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志未得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當困之出而不能

子而不能夫也君子掄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責於易哉易有道
豈存乎其人而已孰為其入有極困之君下有極困之臣則柔可
濟剛可長困可算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入之德為困出之君則
上有極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

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為尔一有為焉孰為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剕孰為君子錫以絳冕專以精誠小人去而君了伸始乎困而徐乎訟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踏天下於福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是也外則為吉凶之輕困之上六者也上九則為尊高之極乾之上九陽剛之才中正之德而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為二陰之所繫如困于葛藟之體即不得勝終則乘一剛以自危如據于臲臲之几而不得安動亦覆禍之及故曰動悔靜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二可也處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頌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推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趣困之道莫上乎征后而剛則為下推况之事可不戒哉

三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
何也求與膏兩忘德也惠與兩消功也有何色以就井无其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盞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患焉汲者之有力有強弱則鍊而入而未出瓶有繫而反汲能濟天下之飢渴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春官王曰吾脂不能塗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幸也井何心哉編綆也汔至者綆終至泉而未出也繙繫也凶羸繙通用剛中謂二五雖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二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綆其瓶而未能上乎水之象坎為水巽為木木者汲之器也巽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一爻二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甕征渡師其古之汲瓶之類也羸索

井定

字已解
在大壯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水下有木汲器

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
之哉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齊與
也勸相助也水言与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初六井汙
爭故汲引之功不下於冽泉勸相之慮不隘於勞齊

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汙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婦象也安舊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
宜其泥之不涸也如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
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潔禽且无一食之者
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
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曹之諫婦漆雕九二井谷射射甕敝
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為真忘斯世矣

漏象曰井谷射射无與也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

以注而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井而下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
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
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射耳井井不
為井而反為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射之端細而反不及於

易十三

魚鼈之盛多賣合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為注下注而无養人之功
何反以為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賤有納
魚之象既下此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与我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
及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然子焉睡入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
注等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九三以

質居井下之上也當一井之平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
升潔之泉地可食而浸之食可汲而竟之汲者其猶未出於心
也淨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在其泰入之才德故為之測然於上
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測焉井不自
測而人之行而過者測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為之求其明者以
燭之此作君者所以為井歎也非為井歎也井有君才德之君子不見
用於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王明則如
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與天下孰能宗子然則九三之測也井云乎哉
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象在井之半捨於物遠於人非
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規之堯帝則大舜
雷澤之龜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博論若野之昏麻非

六四井甃无

谷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俗国欲新為季欲新進德欲新

知新為季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然其進

德之新乎甃者甃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為新井德一脩則舊季

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

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遠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脩井

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不為井何咎哉故

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季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一有兩甃浮甃

之象故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乎泉夫

下主乎君君有德一邑及之君有德天下及之冽而寒者泉之德中

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當泉以甘潔清

寒之德為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動能

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性井況焉汗君而去之耳

故傳說非其後不食伯夷非其

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若出水之虛者

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井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

功成而倦具井泉新上而復甃其井也夫推勿甃然後天下信其吉

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六此大

三三離下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

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聖人其信

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

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

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

得已而不平乎故戒之曰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

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

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見未革而

以失見此之所以得也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當之父見未革而

民禱之於革而民侯之相慶其季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

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得此理

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宜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变法趙
之胡服莽之並漢靈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象曰澤
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
艱矣鑽燧生於茹毛下棟生於營窟醫敵必文雷象曰猛止革亦
貴特治歷之一事哉食音人之天履者食之天幸以而它可推矣
歷貴乎革者三辰
有差歷亦方變也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

不可以有為也巽六爻之辭蓋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
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
之初也當革之初據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
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有為者
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疑錯削七固之禍六二巳日乃革

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以六二中正文明
之臣遇九五陽剛
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日巳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
後无咎也後行有嘉慶者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
必也占君已有革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贊也
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就就有孚象曰革言就又有何之
矣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按上卦之貞厲亦近矣為離卦剛明
危也何其戒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大剛不患
不明患在大明柯地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皆
然後无害天利无害於天下地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則也大有也
大亨又向之矣言為往而不可哉故
伊尹相湯莘莘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九四悔亡有孚象命

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初九下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
在彼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未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
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可不疑而
賊大謀乎聖人之時春君命而革之可也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
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何以吉也君命未安既謹其圖天
革之亦可以言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
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

革四九

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
事曰可改命曰也吾既信志矣君獨不信吾志誠豈惟君信之天
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
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
改命而伐有志不在於因漢則罷其廢下之役韓信不可改命而
却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允
義之初也又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非上而後君
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為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為而聖人勸之
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限者也革以政為
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

人虎變其文炳也
革不革是以激濟激既革悔革足以激易
激革之道亦難矣蓋革國之欲止不能止符
也革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
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尤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
无決然之革革之道初戒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
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衆統之上當
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向何

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順以從君

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

也
革云云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
革在理能革在人聖人及其所能革而不及其所從革
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
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然其革而而必強其革心以之道也故曰
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為
東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為難憂其革之尺也非憂其革之尺
也憂其革
之過也

三巽下鼎至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片
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列足而載
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亨飪之用者矣古者聖人之

則鼎宜自奉口鉢而已。伐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財異之順，以順於義理，財難之明，以達其視聽。卦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為往而不大，身乎？故曰：是以元亨。曰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本，鼎者大於革，茹毛為火化之初乎？一法孰為革，故取新之初。象

曰：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命，令也。重蓋取諸鼎。然

又有一說為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鼎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之至也。故傳曰：禹禪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正鼎彛色。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紉，輕以武重。初六：鼎顛趾，利出不得，妾

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及，良庖元割，清一鼎去，微不盡，聖人无新美之浴，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及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及去。一卣之微，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豪之不及乎？故為鼎者，願覆其趾，以及出

其否惡為也。有滌蕩其書，以不徹其晦，冥否惡，及而貴珍之膳，來晦冥

徹而陽光之治，起傷之革，夏必代，虛以寬，高祖之入關，公除秦之苛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為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其為長女，而初六居下，故為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趾陰而初為陽，故為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初，故未悖。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者宗廟之重寶，尊者聖

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饗諸聖賢，可飽天下。九二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下六五離明謙柔之王，下得三四四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下上下所同恃以為尊者也。然德陽者陰離，正者邪。初六與五近，而吾仇也。德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鼎不可動，則方未廢，一心不可動，則方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裝度而周禮，安慎所之者，豈善審而不動也哉！我有仇之彼則乘之矣，惟慎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主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禁下有言而味殊禁

而美也問乎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八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
鐵孰為鼎之實三陽是也孰美實之中九夏也故謂之雉膏雉者內
塞之於前而大五改之於上也万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雖明之
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
或聞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寧安曾平
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明主用賢
乎一旦而悟如兩之怖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達
告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彼斧九斝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
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
君臣之義為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
重也持盈者必有居天下

之德然後能無傾任重君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
夾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方口九四以陽
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
處得不凶才元顯與小人反覆之咎之以圖靈寶表象與措身之裕滿以

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榮之誅其形渥

六五鼎黃耳金

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擊一鼎者聽於耳擊天下
者聽於君耳者一鼎之主

則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正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
正則驕心生明星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為天下之利不剛不直
則被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為天
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
五本坤卦故黃中得九二為大臣故為金鉉

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兩既決而雲歸鼎既薦而
鉉隨鼎至於六五之持盈

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薦而安沈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
身退之大臣乎上九无隱在大臣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
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調之中藏面於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
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
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後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
之上九王鉉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
臣故為金鉉粹于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為玉鉉玉者實剛而
德柔溫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

如是豈不入吉而尤不利乎然九而以剛外柔則爲折是上九以剛外柔則爲王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射乾爲王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三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盧陵 楊

万里 廷秀

三三震上震身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也

曰震身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身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

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

下之大事震來動而來也言虩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顛慮焉

必當天以應之故大車為九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後懼為喜而笑言啞

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也於主祭之手姜里能難父王

一凶也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

雷驚百里亦良之聞故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

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為祖當項藉光

以獨爭邑具已齊為長子故言王祭又震為雷為動曰出者猶曰

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已誓託也舜之列

風雷雨并迷震之祭主不喪也也敬也出字上脫不喪也四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

者也不敬者猶驚而况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况洊

雷乎然君子非徒恐懼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也雷而已矣過

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俯省以繼之俯

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俯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九懼矣初九震來

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

啞後有則也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六二震來厲

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險易則勢有諱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諱險過則易識其則伸以六

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識也方震之始初

遇九之猛騰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能

其擢起而逐之災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後之

久而剛自衰則至先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識者伸非有得高祖避貞而

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

之遠也億度也其所有之資也度
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又也
六三震蘇蘇行無肯象曰

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逾於位之患
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為六三懼也蘇蘇禮之至也然則奈何
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辨事曰子之義乎曰是君子之義也才
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五才不稱吾也吾去之天下獨元才
稱其位者乎鮑叔孫夷吾子孫子聖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
才謂乎國之福身之福也素子焉不為令尹
九四震遂泥象曰
紫護不拜同從可以无肯矣抑可以為少矣

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圍處于陰之位百
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
六五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為正位之君宜其懼起奮伐發亂反
正以大有為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則為上六之震極
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亦危也必也深
思焉長慮焉意之於心變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

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固震之
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所動之才與其動
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
之所有其周平王管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
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矍矍於其下其氣嘗不素然而盡其
病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
下臨五爻之動其素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警一則以安曰
征凶言往則凶豈憂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也
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則无咎我躬遠於剛而
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變之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
无咎而鄰之憂蘇亦不可不聖人雖變之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
而于其身次之蘇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震受晉賈以城號不
知乃所以自戒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
而秦稷懼兵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然而畏鄰戒者歟震之
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畏懼修德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
得謂懼而以不自得也三与上應曰
鄰說者以五為鄰五君也非鄰也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正震五十一

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艮如人之頤噬嗑如人之噬良如二人相重背背而立也二陰虛而艮者不自獲見其身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背面而背外而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艮其背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孝觀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為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身內故艮其背悔象曰艮止也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為止也時止則止

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則止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已攝而耕耨而

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樹莖无定

指而北辰有定焉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而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內而不自見其背况見己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况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

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 艮已不動况二山相重乎山動重而二

爲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艮已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溫袍

溫袍立孤路孤路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

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語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夫後二

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語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夫後二 天理此止而絕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其背所以絕人欲而全

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不善

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所辭之於初者乎頤子之不遠

復止一已之不善於初者也漢又即位之初喜喬天之辯捷而張

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頤為幾乎聖而文為七
制之先止於初之効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艮之下。偶而散
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
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求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
而初動。故但

言未失正。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
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今則不然。若大臣之位。逢其九三之剛。必有柔
順之忠。而後可譬。一身以已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之剛。必有柔
背也。九三陽也。以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
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
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然後君子可有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
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
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而後拯者。有先隨而後隨者。有不拯
之問。子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
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
貨不拯而隨也。心不然而六二艮其腓。非樂隨也。外不得其背之動也。而
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
其雖不得已。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
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輒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

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
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扶。故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

也。君子之季。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以四皆
無咎。五居物上。吉。二推不決而已。今九三以陽氣陽剛而進。躁而
何也。蓋三居物上。之遇子都者。已先為子都後為不推。子都不已
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為子都後為不推。子都不已
見已亦不背。都見已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而
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也。而外邪之所
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亦幸能良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背。自危
其心。使之有定。則而不亂。行也。亦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
良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閉而不出。戶庭也。昔也。則其庭
今也不踰。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良其背。今也。則其夤。故反
賢而不動。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
躁而不可轉。如百鍊之金。而不可美。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厲薰心
者。孝之功也。然則李頭可少哉。故益不三之良。其限。而志。速樂之戒
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李乎。黃亦背也。厲亦危也。

危薰心者深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
六四良其身无咎象

九二奇而橫有明限之象艮為門闕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若

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下欲止天下之不若惟不止諸人之不善

諸人而自上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
大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諫昌

邑之獵揚館之情能戒紛陽之樂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其効也四居卦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如符之至大成正一言而天反風原公

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
而不言非不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語而四海咸仰成王三年不鳴

矣何海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語而四海咸仰成王三年不鳴
一鳴而齊國震驚良之六五所以能良其輔者以其德之中正而

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上而
上九敦良吉象曰敦良

偶有口眩而不合之象故為輔頰
上九敦良吉象曰敦良

之吉以厚終也
實如泰山喬嶽之顛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

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左不踰距之
事乎窮厚也上九亦肯之象故厚

三三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

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

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進則從君可速而
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為

上也九五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為
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

象曰山上有
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植於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
天而無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蹶至於高所以為漸

也君子艱之以此處已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
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責其善而俟其久而自善故風

或化而善焉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
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

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胎

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也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

安无躁之節哉為君子者付之堯尔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温武叔孟子終職倉

矣艮初山之麓故為干又偶立有江干兩崖之象六二鴻漸于

警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為自干布漸進于警石之上則

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禄豈曰素餐云乎亦欲置國家於警石之安納君禄益于

衎之樂而已故傳論之志在中與有商而警石則不食君禄益于之志在乎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為艮二山之石故為警良

石為小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

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上極者進必踰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踰飛必高

也是故自于自警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

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顛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必合而從初六六一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兼其羣類而離絕之矣六四其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

從視為孕而不育亦不知媿恥矣聖人成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

於故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類乎如是則汝與初六二可以

相保而免為六四之所凶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為故曰利禦寇

故禦寄舍禄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

主陽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為

陸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其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動于陸今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峰而棲于可掇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不屈崇高之德之

象也下自六二柔順止之六三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為於天下此以鶴之鳴順風橫四野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令而下欲觀五而六欲進上以謂之如管蔡之毀周公當其所以婦三歲不爭也唯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問臣之言不行於六二六四問君之言不行於九五皆下為其間之出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臣之德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銀首一日之殺哉亦三歲之德而至也斷于夔未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又遇合之

不現於正觀之初而見於三三之發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難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首欲一言而輕青年而化或皆不妄則易矣矣婦謂六二不孕謂之天戒五出山冰之上故為陵鶴

漸而至於陵爭巽之風也又巽為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

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

上九之極也下不可踰也踰則變故九三下身之極也上九上身之極也進也言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二之漸于陸躁於進也

陸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于自營而至於陸則其高為蹇自陸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為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法之履口居一再上之實出一卦之以其血

亦高其心必下其德亦除其退亦進也其羽翼翔集戢然而不亂豈不足以高出世而為天下之靈表乎故良平安蜀之象不

如於四老入寇隨陸陳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率首欲擊之

一甘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與為進退又巽為風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鳴復反于陸辰變自上慎而下

散為行 三三 兌下 歸妹 征凶天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之家非娶之家也何以知其為歸妹之家也 歸妹曰歸妹者嫁之家也今日歸妹曰歸妹者嫁之家也 歸妹曰歸妹者嫁之家也今日歸妹曰歸妹者嫁之家也

歸妹 三四

者敵兄之辭也而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為之兄
具也故兇者少女之妻也妻者長男之兄也為歸妹之兄
五收利也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在焉見陸奔也陸陸之大奔
行之艱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於堯四岳歸之
克也利則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夫
也此夫媵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媵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不交萬物不媵男女不交萬物不媵男女不交萬物不媵男女
人之終始也嫁者以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必說而求
也伯兄三夜不歸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收利而歸位不
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仕焉則凶則無收利而歸位不
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為少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為妻也上下
言師妹者四初天取女之尚如成亦无女歸之飾欺欺何姊而知
其父又以妹初婚而為妻則失之矣異為初經有剛而无姊然則
震之嫁其妹初婚而為妻則失之矣異為初經有剛而无姊然則
三陽唯位乎陽 象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
兩則聖益茲五 象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於歸妹之始必慮亦久之功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宜其皆歸
敝必野文敝必俾 敝也龍必公消發必必盜一國之敝也

清必隘和必吝 行之敝也兼愛必无 初九歸妹以娣

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之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相也 初九歸妹以娣

中身之賢德者寡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

不可動貞則至望而不可偷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

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

乎其末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

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

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躍出於九二之上此以被縛大

上借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及而歸於厥厥之列

乎又曰未嘗離其舊之不當也其

在外則星父卿士帶為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

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亦少壯之元也而歸妹

也待適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壯之德相親聰明斷已賢矣剛陽

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

期此又賢也其二聘

之丑三簡之婦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

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壯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

則何時而歸入乎時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

至尊之位中

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娣以是兄歸是

妹豈不光乎視覆子而因而安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不自謂

我師女君也娣無吾妾也不以己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

去益甲貞貴而行愈謙此帝妣之所以愈賢歟推而放諸君道高

帝不如三德文帝不及晉生其娣幾于波謂五帝其宮不如其聖

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字者月

迷日也幾望夫之妾也故古謂帝妹之慈夫夫知帝乙之訓其妹

觀帝乙之娣於妹而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貴焉能解其憂

憫親有憐許吾能副其話不曰孝乎故帝妹之慈可能也帝乙之

憫親能也帝乙之娣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遊乎

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之末

終之功神又歸妹之大者歟汝袖

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貞士刲羊

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

則虛虛而無德其少壯不令之兄故九二之為女承承之於

下如承虛筐而無血實以實其筐上六之為女承承之於

下如承虛器而無血實以實其器少壯時依焉僅五六五以主少壯之

昏憒前人其不願矣一妹不足託而足託宗廟社稷乎坊坊象也

上卦二有虛筐之象允為羊上
六亦在外朝為許靖為王衍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廬陵楊

龜

廷秀

三三震上豐亨主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

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

坤五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其

王假之豐之亨孰淡之吾主致之而至此也必有以致乎此必有

以憂乎此吾王居焉而致乎此也明而照照動而有為是以致之

也致之矣曷為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者日

之至盛也然治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且大

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其中將異勿謂宜照其照將夕盡日

中者吳所尚則益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之根天地日月

也鬼神之明時也所不能道沉於人乎況於天下之治亂安危

存亡乎晉武知憂心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心无末年之變知憂

者其惟荆辭之嚴戒禹湯之

之罪已三宗文王之无逸乎象曰雷電皆至轟君子以折

獄致刑至則獄律不能折而服明至而赦不至則威刑不能

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皆准刑獄哉高帝无繇之雷則躍足

而怒不回天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折獄致刑也率其一以見

其力阻人命至重故也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

无咎過旬灾也雷震當乎出君子之幸也頤子當出君子之

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難也欲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

遇九四同德相應之迹臣為己之所王已往而往之具功業成就

必有卓然而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及而交至者何也

時金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

逐臣交能以已之邪昭啓君之昏昏乎被四咎雖徒子房以交處

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舉於從望之以博元帝而

下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宜又過明盛之世哉然則幸未及而

盛未及而交至大則交于而困小則交于而身故其患憂而望之

死推子房四者幸免者子房送而四去也故曰至則九咎過旬

陵也向者旬時言魚无咎而不及也過是則灾及矣初之四皆陽

也同德相配故曰配土曰王者曰為六二豐其辭日中見

斗往得疑疾有孚發實聖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望至明不可捨故疑不可以為鏡晝不可以為夜可捨

者非至明也其資根乎暗也此既不露之畏而露不能以晨為昏

出无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為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

所能掩蔽也今日中至明全盛之時而用斗是能以晝為夜此豈

者非其明之可捨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

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斗揜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內六二為離之主而居中宮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發之

至而中斗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

而見疑矣而見疑者何也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若也小人

者非乎上六見也上六何以能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若也无

上六猶暗也況如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乎德宗根乎柔

暗之資而力為強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於所蔽衝而冥

強於折邪使明不在於察淵魚而冥明於察善欺德宗強不足以

折虛杞而以刻薄為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辨

疑蕭復仇陸贄皆曰斗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呂子之道不

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孚信以發吾志而已足吾之

誠之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賢

不得而帝直致不以為已除忠州之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朕終其身而人譽賢不以為已凶

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何以咎天下之望乎咎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

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无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

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也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居此沛

澤之洋溢上則欲會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彼此沛

事而不可為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若若若一

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

人為同列先之而後者誰欲左之而右者誰欲右之而不應其有左

臂而无可強之而後者誰欲左之而右者誰欲右之而不應其有左

而已又誰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咎也味九四豐其

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九四居近君之地如動卦

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五六之小人辨五六之階主而不可
以有為乎六一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啓其明也而況九四乎
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柔主於我而為之主有道其庶幾可
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為等夷也如表於九將之夷曰
位不當吉曰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顛離也九五來章有慶譽吉
由同城貞子父亦不失為親無知常何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以豐大之

時而柔暗之六五為之主宜其慎乎非一木之支夫何非搃七之
障也而下有初九大臣之賢亦有九四亦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
之賢亦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虛心謙德以招來賢章臣
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亦在懷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
六一之中正守信而疾而不改也我是以用之為佐知九三
之志於彼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在列侯九四之
在左右前後能旁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於自近昔
也天下以吾君為柔今則慶之會之以為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為
剛今則慶之會之以為明何其吉也舍已之剛用人之剛即已之
剛舍已之明用人之明即已之明也其小猶為齊威王而死不為

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
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言虎得剛明果斷聽賢勇誓之君而事
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
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
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
雖暗而其明吉也卦六五與矣

上六豐其室鄙其家闕其戶
闕其无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室天際翔也闕其戶
闕其无人自藏也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

樂君明則必勤總攬總攬則已無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遠遊
明則必謙君子親君子則已女恩寵矣故必揜之以遠遊君
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
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室而已不知豐其
室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豐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
其位者適以揜其門而自道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始三歲而留
耀行於空輿唐游於臺矣豈復亂女家之有人跡乎莫大焉凶

又有大者飛唐游於臺矣豈復亂女家之有人跡乎莫大焉凶
而稱昭宗之禍終為
人亡者可不戒哉



旅 下 艮 上 離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山止而火動

上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也

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蒙者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

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况窮於外而不正則往道必窮而止人莫

而正則交必濟而不正則通故旅貞則吉誠為旅道之貞則象留

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剛柔剛以為得其中仲尼不主彖公是也

以所主而止則剛止亦不妄矣必應乎剛仲尼不主彖是也此

皆旅道之身也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也謂六五在外自

順乎剛謂六五謂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与火也

柔而在外故為旅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人之窮而大乎時義也時在

非我所能為也守我所能為也聖賢君子不幸而為旅盡其所能

為盡其所能為而已使吾重耳俱憐於素五異傷有異時仲尼

賜虎側于於秀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有同去无同義

留獄 刑不明則免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

留獄 刑器故欲不留限止故謹火行故不留明初六旅瑣

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人之爭水而在旅者也一之不能如仲尼在懷而欲澗不澗下

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瑣之志蓋以自封而

山內而火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外內為主

賈他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
唯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歸而霸孰禦焉九三旅焚其次喪

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

喪也九三亦公侯大目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客旅人而以剛

無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係于齊齊不禮焉而

安其造于竟魯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仲請逆於晉而晉如乾侯

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九四旅于處得

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

心未快也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

至如外地之公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資而猶能威罰

公在櫛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

五故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

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建也六五王者之家豐而在旅者也

開重入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為藩一卦之主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明之到而不再發言發不中也此其所以不得乎人之譽上得

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後歸其天下國家故失其文德宣之譽上得

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馮鷹廷燎

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至承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

之民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諒於詩上德佑之為生賢

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中與也孰德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

自旅人而為天子無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

可不懼乎上建謂德上達乎天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

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終喪一聞也上九亦王者之家豐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

其剛強至於失高位而為旅人自取之也既毀其家如鳥焚巢又

辱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皆末帝信景

姬然之言挑契用之敵至於覆宗祀遷虜庭而亡天下獄山魏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持剛強可肆乎堯之恭湯之溫於湯之克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懿連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旅而不言旅旅之時以有終旅旅人之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旅而不言旅旅之時以有終旅旅人之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旅而不言旅旅之時以有終故及其歸於交而列其交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為主也故六五獨不言旅所以存王者元於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亢自信不聞其過心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象終莫之聞焉亢自信不聞其過心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慮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真也求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為黔首而不可得歟

三三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

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

巽身而小何也初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為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

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巽順也入也惟其入

是以利有攸往而无險惟其能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

隨為導護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

剛固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

剛巽乎中二陽大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

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

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可為

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初六

右反覆而實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黎姪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

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

者用之為正甲巽一下也法者用之為誦弱者用之為謙故李觀之

拜裝變正而其邪上下之大分也辨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謂師贊

我易窮則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

故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

吉得中也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謙安翰躬不

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與於陰柔此已巽矣不惟自與於陰柔而

又更於甲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乳上張書則

廣趙政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性用之以祭祀

則吉聖咎乎其上下神祇其坎山川社稷其巽為禱宗廟則說

則吉聖咎乎其上下神祇其坎山川社稷其巽為禱宗廟則說

福百拜而不為神何也時盡其質為禱宗廟則說

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謙乎然則過於甲巽

於事君則有咎矣李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三二

陽護上而橫牀之象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

下下而對峙巽之象也

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

下下而對峙巽之象也

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

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蒐田而獲君袍賓客乾豆之象也丙吉有焉以薦

君袍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是也丙吉有焉以薦

精之宜備焉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焉之同列而善

之驗也豈非悔上而已乎

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是以君初九和允吉象曰和允之吉行未疑也當允說之

子論於下君臣相訟於上此衆人所訟而聖人所甚不訟也必有跡

達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礙其無幾

不至於吝說之執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夫陽居陽至剛也在下

無附至疎也至疎則大刑不能林至剛則大戮不能粟剛而行之

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前非

孫伏伽不敢諫儲儲職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允以說為說和

以不訟九二孚允吉悔亡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禮人君

子難說故妄訟人者小人也易說者九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

當允說之出天下視其說而退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

中正之地見其說正可說者說之其從焉也說人者絕之則天下

識正者至而從焉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則其所以吉也吉矣

又曰臨亡黃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刀處之使而仲智責之張九

齡喜讓識之獻美而李泌難之皆愧於允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

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六三乘允

其在三而行違也彼德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凶象曰來允之凶位不當也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允之六

陰柔私便披此以來而求說於上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

而售此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前不可答乎位小人也上之

位而來之段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答乎位小人也上之

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彼來方彼集不凶于而國乎故

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來來而以皆六三之巽說九四商

允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允說一也而所

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允說之時

傍徨焉躊躇焉安社稷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說

之小人自有安焉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使豫君

心優而彼病之以使無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而彼病

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

四者膏肓之說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

封倫沮李蔡而承澤去春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

剝位正當也疾君心不得感動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正介剛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水為上六以兌說而引為九五
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利之胎具矣安得不允說而引為九五
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竟且憂駢棄畏礼壬况不
為充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

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本而末或毀而
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為懼下有三陽之眾正以攝其來
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無任以昌其德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
光身而乱天下也雖兌為兌上而堯吁兌言薦難而堯嘆皆引兌
而未光者欤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

三三下渙亨主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

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既散而不居者俯首道該散也其為卦以下

非凌理之藥功益濟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

策濟此難而能之者其惟聖之君乎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

也項王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為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

蜀以為魏項魏勇曹挾管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難永散而不再

心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異之才也其德風也水之殘能溺

萬物然乘一本則散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吹然

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才也其難一朝換然而不復聚使也

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

利自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

之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乎只亂晉平陳亡

隋唐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燕曰濟矣散牛而不勇功出

已散矣武王乃且祀于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推先王台撥之功也

惟太王王季之德比推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戰則曰予小子其

承厥志而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其功不

漢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漢之六爻皆无凶悔吝

七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為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

之德謙抑卑隱之度為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

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也

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

解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

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

悅大者幸矣何必多呼哉然除疾有一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

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彼

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今出而民從之令反

執之以金石之堅命而求无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

是斯可以正位致命而求无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

必絕其根疽之為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

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

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与之尽者留疽根者也

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漢之終能為

九五之漢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速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

亡矣不留者在止九聽与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

齊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為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謀陳長襪言

之斬莊賈上也於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誅龐祖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經卷第十六

廬陵揚

方重 廷秀

三三元下節身苦節不可貞象曰節身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厥初生民無窮財也民無

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是無窮民於是乎始窮

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後而歸節也節則於利則通故曰節身

耳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

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以於是節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

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

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形此无形則難守於是中

論注一立則標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各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以後

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為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後自傷民以後

自害也下侈且然况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變乎其如天地

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次陽允陰故曰剛柔分二五

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次說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

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

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

度議德行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

一陰節之比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後受之以節節苦受之

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也彼民矣乎己未也約民以制以

制制地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以制數度 初九不出戶庭无

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也始於節

子之節非求之外也飾性而已不遷於喜怒節矣不貳過過節矣

一章敬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不通則行之不通則行之不通

四海而準而準何邦乎初九窮而在下庭故不出戶庭 九二不出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以初剛无咎以二則凶

何也初剛士二大臣也身為大臣上逢九五剛陽中正之君謂宜佐

逝今乃下同初九艱上之節私微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賈也故凶
故失時公孫供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上虛耗之民何裨焉九
二談之上容
說之臣故也

誰咎也 六三以凶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快其說豫亦望之鼻
後或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思其盜聖雖其室又以其
吉然後裁差則數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節自有首自宗是已
至見參於國人道滿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又於
節元過焉下不及焉節而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
水之距交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乃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
得六四之君以安節以收其上之道此天下所以家不豫則不害民
之福也故亨卦六四之取天下之道此天下所以家不豫則不害民
德相宜不爭朝而黎幹挂節躬子儀翁然而承之非承結也我代宗
之道也使能之情節不出於安而屈於強是三人者皆心服而車之
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

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為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
以其血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甘美而易從矣禹是

也高至卑矣下服強矣飲食其矣何其節也然致美敬致克勞
眾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住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讓教

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
非不貞也出而笑其凶果凶矣又笑其悔之亡夫吉凶悔吝大者凶
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笑有焉悔亡凶亦亡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
亡是凶而不亡也季者至此宜單思為蓋者之行也湖或不及故
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也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
於節而行一察之苦亦何忍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為貞正之操
而不存一出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蹟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
而已甘其苦不怨不許不或不渝又何傷焉聖人憫其入而深戒之
以凶且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且亡況凶乎是不許其入而許
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也窮也豈不日斯人也而有非
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為言
固當然也又何伯夷投節饑于首陽之下求子口君子固窮固之為言
上六之凶何和卦吉而其窮何知非通坎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
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矣矣貞凶悔亡之辭季者勿以其一察其一
剛上六之窮未為然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吉
則不可貞之辭象所說其道窮也之辭此而同之使其一意而中言
則易替矣夫卦象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節六十一

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
是浪裹奔而進伯有古崇也豈推易贄也節之其可廢矣

三 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

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

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為 卦三與四

二柔在內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
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
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
先為有我之執所實矣荆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
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惘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
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為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輝中有誠者外必孚
孚之為言此誠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
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子孚曰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
邦至幽而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侮人未知而滬鳥先
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伎心秦人未齋而白虹先
寤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為者矣 象曰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故幽

澤上者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之大者其惟好
性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官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捨民舜
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
可窺祝服魚无它不殺之心孚于鳥耳使无誠慈好生之心巢中
之鳥不為海上之雁乎中庸曰誠不可掉諛獄者求其入中之出
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可與諛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
无緩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至未變也不邪
閉不可與言存誠篤不去不可與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於
其有它也然賁子在初開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
書賁子之儀也開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開家之法也賈吉
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為言防也敵法廣戒不
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立而追及而撲也皆所謂有
隙則密膺矣一貞之外无非忘一誠之外无非偽妄與為皆所謂有
七者也如德寇賊如避風兩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
之周矣不知所信不習當如胃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動當
如頰子之所克者四其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庶矣孚不燕不安也

止字下

吾與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

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推以賢事君以心感實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天下之同類是心一萌濶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祿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祿於已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事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臣皆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相押藩不悅真翔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實臣皆中心之孚也陽如陰也其子同類也以

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水之為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靜

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水其深未必冰水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撓也六三為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且不自信又信於人無它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數縱左右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巽故曰得敵

上也

易十六

為臣者不能識其身則不能識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如正而不盈也不曰識其真知以陰泳九五彌進而不懈也

不曰識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小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蠱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天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蚤師黄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轉愈前不汗在文後不汗在李馬匹亡也絕類上也謂絕黨以承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中孚如

謂道盛德至矣然五又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然則九五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五三皆莫望其光乎曰然則九五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者足為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万物之應方且揚然如拘牽而不少肆散然自斂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至受天人万物之歸已而不足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孚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此所以為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巽順之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

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獲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処中孚

之外非中孚之疾无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疾而盜員謀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嚙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以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此如焚龍之難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幸千里者鴻鶴也翔于千仞者鳳凰也怒而飛九万里者大鵬也何也彼誠有具才德也嘗謂一雞不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劉洎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爲難故曰翰音

三三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

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爲作而不靜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微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靜而輕作乎哉當畏之時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

安處其時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過則宜高有所不則不恒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莽

之太空至於无歸而饋待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飛之曰小過亨利貞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

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甲飛則吉則順則宜高季則

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會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比伐石晉則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以柔承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

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象曰山上有

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澤咸木爲水滅沒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爲小過何也此以二

卦之時言也夫雷之志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辰山也爲東其之卦得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主春之間而雷吉已發是反

時爲災也故亦爲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爲過恭過哀過儉是三德者病不過耳過何病哉然是三過者豈

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
之為過傲為過易為過奢
可如何也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
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
飛則已一飛則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
進躡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
疾顛如高飛之必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
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皆不凶於而欲戾於身不
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裝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
宗不相鄭注此得聖
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
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傍徨而不敢進窺顧而不得措者有二陽
以拒其前也過其君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履退則九三要其背故
其措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過二臣之施已不可越而過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其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直
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愛益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及
巖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溫嶠義旗之見指皆謂其

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
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全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天咎矣九三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三之進
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防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
堂齊其威也水從風光從斧固從德德當從卓然後從也夫防而不信
之斯為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
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
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九四无咎弗過遇

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
必戒終不可長也當小過之出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虞
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並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
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據要地者又
幸而二剛分處於內外以過羣小生來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尔

難失位不當也尔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尔既遇六二之欲越尔
而上僭尔往而從之則必危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尔之貞正可

也於是則天多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北學入或九
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以九三與九四同
志而分與乎一故德王室於外一拜請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備可
觀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為保良平能行不可无蕭趙之留
所以一相而三對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
允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八五弱矣然九三九四皆強也
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有為而澤
陽戰衆陰陰陽下知不雨也陰陽和則雨今陰盛而陽弱一不
也陰陽交則今震動於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不
雨也兩露為主之母雲霜肅殺之天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
殺地也二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六五之君何
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六五之君何
能卓然立持然應矣乃故力兵入弱以去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
鳥而不能射也如六一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捷宿於澤
者戈而射之不知夫心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
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武宗
觀國之首是足為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允耳已六五
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為強也然則占之弱上亦易得

无有為之志哉六五震之二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
則為兌兌正秋也故曰西必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皆升
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獲之
男子而婦昧之也則為女子歸之之破則為女子而覆之破則
為男子然則小高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乎之與小童同於有
孚學如豕可也而向之哉童子曰易无陸古詩无達話春秋淫例
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
曰弗遇過之无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被震動之才宜推不遇諸
相過而已直超而必出其上極長高如飛
鳥焉充滿如此豈不離於背之凶乎上自共雖下擊焉
其獨此一離也而後之小人迫進者乎趨之而未已矣哉

三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及亂象曰既濟小者身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

窮也

而陸告舟而載危者安險者濟何畏之有然人皆欲於洪流莫或
於度也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止秦滅六

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陳而隋自亡惟聖人外此
必不慮自其聖人以外皆必有內憂此則憂則占石難則騎驎則慮
則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難惟能守之以慎固而又終持之
憂易而不慮則可以免終難而解矣故成之以慎固而又終持之
則其道筆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而柔居柔位柔得中謂二
非克於既濟之下

象曰泉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 既濟之總既濟者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
火在下而水在上二陰二陽也而居二二陽也而居二二陰也水火
之互交也天地之互交也水火之互交也水火之互交也水火之互交也
而君子所懼也元其言思其難其患其功可以保初吉而無終
戒五震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
无咎也 初九之象也初九之象也初九之象也初九之象也初九之象也
雖而不之邨何以能濟也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也 **六二婦**

喪其弗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
於水與火之象也婦車有逐而後可行喪其弗不可行之象也六二
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
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當官當盛時遇聖君行
吾道以中道或告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道阻而君行
不得行此聖人之加蹀而說君子之沉靜而後者也蹀而說蹀蹀有未
可其辭无疾者不以其自文故曰勿逐七日得然其以中道自變而
不躁安能如此哉口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說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措
無王上言之諸聖光也 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 **九三高懸伐鬼方**
為七六一二與九五相應故為七日得詩有韋韋 **九三高懸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濟水過於濟上心此小
九三當斷治之後決重剛之資居於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上心此小
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資若一其於濟上心此小
人之心也遠矣官易而難宜運而以官權而禍而究其餘乎武王正又
濟之水而伐何夜太宗營止觀之隆而相高麗皆此 **六四繻有衣**
也言泉既濟者其惟光武取賊官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

祐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陸於居者牆以寇退亦水於

編之愚所能知也當九難之時而不為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其之方乎六四居水之下以之上是燥而潤之時也宜其者獨安布危方且皇象焉求敵衣之跳為室隙之貝以備青巾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為疑焉無頃刻而不戒不疑為常此於牛而水驟至焉大准傷之旱所不能解故堯之水所不能竭此有備無患得說所以戒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中中止之君撫既濟无難之重思慮後乃此將矣先其惟清心寡慾於無遠乎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湯財寧於神不曰濁判然猶以為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矣黃物人如急時之勤而九於奉已乎以此功民然文王之官已新此聖人所以為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也禴薄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解也

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不驕天下之至剛不後天下之至健去驕去息然後德日

新治日隆安日永記今也上六以柔濡之資讓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知日濟大川自謂沒出九風波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其首則窮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

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

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辨邪正其防消長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何時而平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必

未濟六十四

濟而恨其小曰涸故汲幾濟而衰力不能以卒其尾如事之幾成而未出於險中剛柔懸謂六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

位者一陰一陽自相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為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為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謹辨物居方之理向也六

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若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辭與共難辨如堯朝共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凶辨物居方

也可不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濡其尾

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實其途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

其濡而不知止也故吝管仲之歸反始絳侯自歸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曰濡至路輒而後敗劉宗無繼中而後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尔志也其不濟非尔志也故聖人

惜之曰吝吝者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正也二止曰曳其輪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艱故

九二視初九可以為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於中正之吉言之一知安能助以一身竟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

元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六三未濟征凶利又死而引明自將以出祁山曳輪也哀哉六三未濟征凶利

濟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

四剛明之近臣六三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王導之徒狀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吝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志矣慮无才而失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

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且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也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慙何也既濟之

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未濟三三

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謂行征蠻於建武之末。空
請請行伐狄於正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正三。
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六五逢未濟之世為儻難之上。而

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

著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亢其卦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尋下經卷第十六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

不知節也。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

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于飲

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又戒之。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未造之。事耶。既濟上

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窮人溺其

一身。酒之窮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國家故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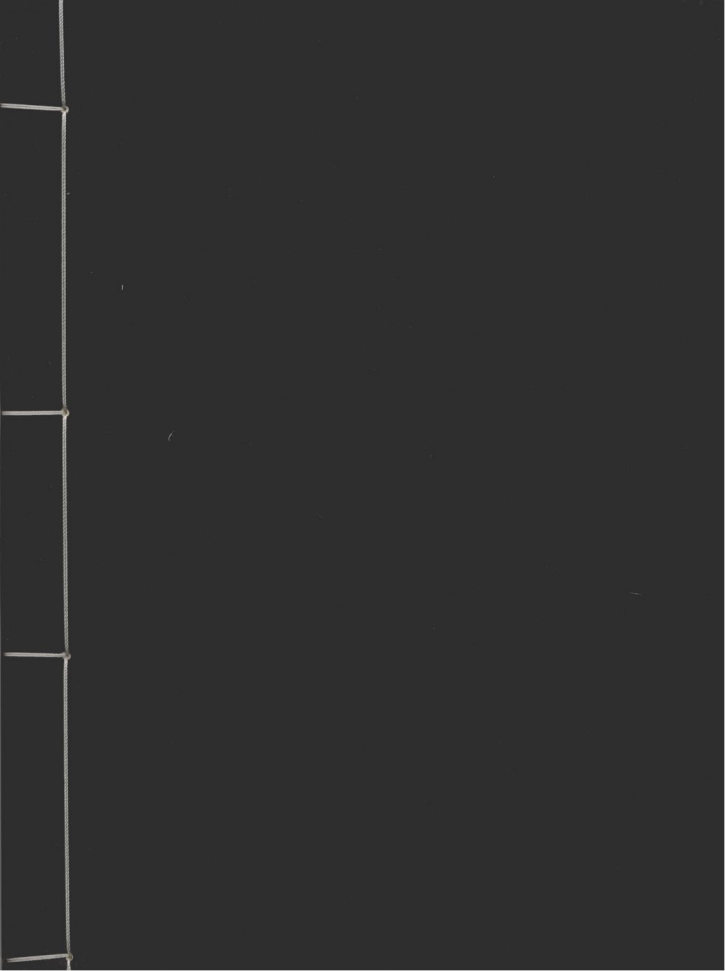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之害。小於僞狄之酒。禹鯀百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四

誠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廬陵揚

廷秀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簡則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後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

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之易謂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焉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方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以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樞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出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陳貴賤位矣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隕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地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孰得不推尊而位於貴夫性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喻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方出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礼老者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礼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相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

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靜一動，至誠无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入喜聞楚語，北方之入喜聞燕語。北方之入喜聞燕語，南方之入喜聞楚語。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鸞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易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夫哉，易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擊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擊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夫寒暑而為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我之柔者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不成也。三才之天地大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万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万物者，坤之所為也。為其成，莫為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決也。若將堅之妄動，入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也。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也。故可大。聖賢之德業於是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而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而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无不在天地而自然之理，而順之易簡於是天地之理，无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易乎！大哉易乎！聖人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賢。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

可素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
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
玩窮樂而玩則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序也何謂力行出而動
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
為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上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為機
如坤之六二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為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
其占曰謹不害也宜默而發則為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為
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序也其知以易其行也以故曰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爻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
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

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
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

易十七

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象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
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象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
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
以釋一卦之義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
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爻辭象何
謂也乾之彖辭曰時乘大龍以悔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
未嘗言龍也今彖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
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
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為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也可類推也
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
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
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
不善之謂疵不善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樂
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道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象
之辨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覽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
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
其吝也寧悔蓋悔者汙善之傷髮也吝者長惡之膏盲也然聖人猶
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象

爻象之辭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故善句咎之有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卦彖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然言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凶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過不若言得之善也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補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古者无咎之積也今也不善至於得而吉尺不謹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感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善其獨者存乎位言公爻之本皆而存之察人然之不善者去之而已外責賤者存乎位言公爻之本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有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象也下吉凶者存乎辭即卦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爻悔吝者在乎爻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貴乎察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悔愧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辭不善以趨乎善背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

塗知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辨之之得且吉也讀懲刺之辭者如噬風禱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慄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辨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弥

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姓之內也易與天地並故能窮
論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
惟準之言法也如太玄推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
天地之道故曰論惟之言經則也如君子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
也地理之謂也該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
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
之事也原始於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
息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
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
也何也天玄顯矣所以運長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
者則不可則謂其幽也幽明之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而幽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理而得天地幽明之理生於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於死於物也孰知其
所以息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始而息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
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
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无声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
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
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氣傳曰之精靈見謂靈氣記
曰靈氣歸于天物者具其形者也靈者使是形者也靈止則物存靈
遊則物亡遊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
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神爲德其在靈乎石孔
子曰祭神如神在祀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
凶又曰鬼神善惡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
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始而反
其終而爲鬼神之情狀舉其長而爲幽明之故於是而得天地之道
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
則易與天地相與以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
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樂天而備之天地之間孰能
易之道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而備之天地之間孰能
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而備之天地之間孰能
化用易於萬物不得致吾易之道矣然知知易於萬物過之則爲鑿
陰晝夜之運自不得致吾易之道矣然知知易於萬物過之則爲鑿
陰晝夜之運自不得致吾易之道矣然知知易於萬物過之則爲鑿

為則為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
於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
安土我則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仁而不薄安民而厚
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其用易於眾民之口也妙莫妙乎天
地之化聖人能範圍之而過焉必入於玄虛推聖人之化聖人能
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玄虛推聖人之化聖人能
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万物之生至不齊者万物之情將欲成物未
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
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夜月往日來而為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
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
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方趾之屈信也
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眾而為用信而為天近而一身遠
以無方大而天地運而書夜惟易之為用信而為天近而一身遠
而眾民大而易之用所以無射也無方則不可指無射則不可執故曰
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
謂之陰陽其為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大極大極既分
以球天地者無天地天地可一也舍陰陽以求大極者無大極舍大極
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為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
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講之善矣善在天下有其善

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
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所
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
以知之者鮮也故曰聖人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
善本自來矣荀之惡揚之混奚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自哉曠大哉易立至哉易乎

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
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

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
地陰陽德業
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万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
之謂仁不可使知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
業也然聖人之与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顯仁藏用之
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
无心故聽万物之自生自遂聖人在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之鼓動石
物而不与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何天地之鼓動也
有聖人以當其憂也乎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

之富有則博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曾何其
盛也万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万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
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
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
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具於天地散於万物聚於聖人取於
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天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
乎乾而效孝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
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
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
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德以言乎近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
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

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
之二卦也何也以易道為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德也以易道

為遠乎其近无内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射道廣大之用也近
則靜而正易道廣大之德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正處
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道之所以廣大也
大則盛大而无倫黃則黃卑而无量其為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
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
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坤之卦而巳乾何物也陽
易一貴賤二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
耦一貫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
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夫坤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夫坤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也然則乾為靜專而動直也其靜
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也然則乾為靜專而動直也其靜
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為靜專而動直也其靜
言達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為靜專而動直也其靜
物孰分則否乾之為陽也亦然故曰行灋路者不至坤為靜翕而
動闢也翕言欽閉言散也曷為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
則闢之弥怒不閉則斂言斂也曷為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
春生之弥怒不閉則斂言斂也曷為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
土眾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

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
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
此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

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

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无以加之謂也易之

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

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射之以成

身之謂德用以成事之謂業蓋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

以此成其德業也天地之德業安得不備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

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大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

地非易之道不得為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為聖人故道

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為夫珍而能有夫

珍焉目雖然藏珍在至入至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

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為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

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為崇故也甲則法乎地矣惟地為卑

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

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

之子者極卑踐不曰卑法地乎崇也甲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

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之而已何也

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

存者性之成生者也成者性之成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

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

其德業故知也禮也道義之門而成性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

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

天地則易之書不可無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尤之可也亦有之亦

畫及在四時為生育長養在鬼神為吉凶在天地為陰陽在日月為

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

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理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

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天之高地之尊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尊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蹟之理猶与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以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只使見有若不識伯肯使見賈盡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无聖人獨見坤之蹟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軌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窮之事今天卦有六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无窮則諸得而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事之變有尤窮之動將有以軌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以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法禮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與漕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為堅水之漸故曰亢龍之窮坤曰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為堅水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蹟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陽則不然飲血玄黃兩于何地日中見斗尖于何世載風一車謔于何人然衆人不可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難矣一陰主之而必聽河地有要也非陽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蹟先言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明可亂之盜動至蹟而後言至蹟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再三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遷而隆化應而淑德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見此以下皆仲尼奉七卦之文辭以明聖人立卦象繫文辭之旨以
見六十四卦交象之凡也鶴鳴子和此中孚九二之交辭也仲尼釋
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
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翺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
不鳴則嗟鳴則天陰不鳴則不應鳴則無不應其言一身之榮辱生
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
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
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違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
至而憂屋棟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昭哉居室之擇乎仲尼釋之
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
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
誰勞王之者又誰勞在止之君子試思焉

出或處或默或語一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出同人九五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
其跡也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

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
處同蹟則禹頤頤同情顯顯同蹟則史直直同一意心同故也

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剖金可折所謂同
舟而濟胡越何建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重蕪同器一

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
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大過初六之交辭也仲尼釋之
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

慎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為之乎李是物錯諸地斯以為可矣然坐
身於地非席則寒覆於地非履則傷無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無

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慎者為之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
有茅以藉是物則竟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勝不姻非贊不貝非百拜

不行酒官有以茅而行之政苟則何矣如終何勞謙君子有
處法先王之白茅而行之政苟則何矣如終何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諫九三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平詞。必謹數言。區區厚者。吉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心愈謙矣。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解已見乾之上九。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此節初九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幾事者。戒

不密而失臣也。陳番之宣臣章。以示臣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夫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害幾。幾為周。漢。遂為魏。亦不可悼也。然則諱密而不出。豈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思

招也。此解六三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寇。豈不知

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為負賊之役。而借乘君子之車。此盜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然暴慢之。乘此盜勢。以負賊之要。而驟得千金之富。於其有忽。於其藏。此盜貨也。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二。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得與得。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也。亦非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司馬氏安能

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之盜也。故又然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為盜以教盜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方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此章言易道尚占揲著一六也其本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者所謂數之終何謂揲之用人術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五衍之為十十衍之為二十十衍之為四十四十衍之為八十八十衍之為一百一百衍之為二百二百衍之為四百四百衍之為八百八百衍之為一千一千衍之為二千二千衍之為四千四千衍之為八千八千衍之為一萬一萬衍之為二萬二萬衍之為四萬四萬衍之為八萬八萬衍之為一十六萬一十六萬衍之為三十二萬三十二萬衍之為六十四萬六十四萬衍之為一百二十八萬一百二十八萬衍之為二百五十六萬二百五十六萬衍之為五百一十二萬五百一十二萬衍之為一千零二十四萬一千零二十四萬衍之為二千零四十八萬二千零四十八萬衍之為四千零九十六萬四千零九十六萬衍之為八千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萬衍之為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萬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萬衍之為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萬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萬衍之為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萬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萬衍之為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萬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萬衍之為二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二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萬衍之為四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萬四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萬衍之為九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六萬九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六萬衍之為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二萬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二萬衍之為三百八十四萬九千一百零四萬三百八十四萬九千一百零四萬衍之為七百六十八萬八千二百零八萬七百六十八萬八千二百零八萬衍之為一千五百三十六萬七千四百一十六萬一千五百三十六萬七千四百一十六萬衍之為三千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衍之為六千二百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萬衍之為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八萬九千三百二十八萬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八萬九千三百二十八萬衍之為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六萬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六萬衍之為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二萬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二萬衍之為九萬九千九百零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九萬九千九百零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萬衍之為一十九萬九千八百零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八萬一十九萬九千八百零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八萬衍之為三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二萬三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二萬衍之為七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二萬九千五百零四萬七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二萬九千五百零四萬衍之為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一百零四萬九千零零八萬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一百零四萬九千零零八萬衍之為三百一十九萬八千二百零八萬九千零一十六萬三百一十九萬八千二百零八萬九千零一十六萬衍之為六百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一十六萬六百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一十六萬衍之為一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零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零三十二萬衍之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零六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零六十四萬衍之為五千一百零四萬七千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零四萬七千一百二十八萬衍之為一萬零二百零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四萬一萬零二百零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四萬衍之為二萬零四百一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八萬二萬零四百一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八萬衍之為四萬零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六萬四萬零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六萬衍之為八萬零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二萬八萬零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二萬衍之為一十六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六萬零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一十六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六萬零二千二百二十四萬衍之為三十二萬零六百五十二萬零四百四十八萬三十二萬零六百五十二萬零四百四十八萬衍之為六十四萬零一千三百零四萬零八百九十六萬六十四萬零一千三百零四萬零八百九十六萬衍之為一百二十八萬零二千六百零八萬零七千三百七十六萬一百二十八萬零二千六百零八萬零七千三百七十六萬衍之為五百五十六萬零五千三百一十二萬零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八萬五百五十六萬零五千三百一十二萬零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八萬衍之為一千一百一十二萬零九千六百三十六萬零三千五百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二萬零九千六百三十六萬零三千五百三十六萬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是以君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
有遠近幽深遠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
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

謂也此神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
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
易道之所以神也天神若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目而知神之

所為乎求之變化其庶幾乎何謂變化者有之改心者无之
舊物壯而老出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存而亡化也孰為此者神
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曰其知神之所為乎者賢辭
也雖神聖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道之神也易道
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
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專夫易之辭與變不可出外焉用之於事
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類之
間將有為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致洩史辭之則有吉而无凶
胸矣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
之道可以言狀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歟吾受易
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者其吉凶
吾能預知之也如響應聲之速无遠弗近元幽九深此易之辭也吾
何也非有奇論也言言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
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木鏡
精於擊者料十全於重死而况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
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向其辭也或曰
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吾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曰星亦為之光
明山川亦為之靈謚天地之文罔不可成而况於人乎故曰參伍以

變通其象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
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
錯而辨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
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
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
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吾有為也有為則妄至於易之道隱
於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
應天下万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答鐘無毫釐
之差無頃刻之緩孰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謂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下筮者
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中之以別君子用易之神也此易何為
而神也聖人窮極天地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万事之微而
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
以吾先竟達彼後竟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乱知乱易
乱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
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心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
理惟疾故速推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
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

易上

五

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絡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
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執抱指而其
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
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宣假疾而後速經篇
万方而半武不出戶嘗假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
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
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推深也行能通天下
之志推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推深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所謂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

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

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
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
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
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大也天一生成數地六成數此
說得之自于曰夫易何為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編者如
曰其孰能與于此哉占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
皆與前後之文不相照屬別釋於後姑試詮大之曰夫易何為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闔戶謂之坤
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
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
以此此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
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

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
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為而作
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無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出務
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
有四尚其辭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象尚
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象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
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
開極必閉閉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開者
物未已是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於是
曰法出入萬化以利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尚其變
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者卦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
五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地以著之神得卦之知故六
九六之位一定不可逆知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地以著之神得卦之知故六
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仲尼來獻是也著聽乎方
來之輝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變者如
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易道尚其占者如
聖人之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天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

之齊戒則益尊著卦之德且夫衣垢則俯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擲其方出而與民有時而同乎天有時而方其退也曷為有時而同乎天也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端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星而為變為涌如星而為象為器如星而為法為神當是之時金石委乎側然而不聞鏘鏘鏘乎前而道不見於天人之至理隱然昭乎羹盞而參必齊戒下必齊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物也下者野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一則襲吉何也著者神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著无情者也而有應之与否則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理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著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占者王天下必指蓍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占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為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脫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者莫大乎龜

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言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外以大者天也出於易而作於聖人也易有大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大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大極然則非大極之能有天易而易能有大極也見上兩儀何謂也曰二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陰二陽之陰一陽

也二兩儀之陰一陰二陽之陰二象也合而言之是謂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生為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為三四象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三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見生坎之卦三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見生離之卦三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

艮之卦生矣三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大極者 氣之大初也極之為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尤象大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百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為乾為坤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坎為離為艮為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上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大極不元極也周子所謂元極者非无極也元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歸然易之未作易在大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而大業生也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古曰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交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寒暑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曰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砥

也是皆易中之大器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咸天下之大器若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過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著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

之變化歟為之也天地為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
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數
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
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
過因陰陽之節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為使聖人之作易有
效毫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
何以先大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依於聖人亦可也然
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乎故此章先之
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愈其与大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
以易有人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大極也天地
也聖人也為四乎為一乎為大乎為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易七

十九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
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
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
交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
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尺言言不尺意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

意則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
之自咎也夫言無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尺
言意無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无形之意故言不尺意聖人之
作易其書且不尺其言其言且不尺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尺彼之
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
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者則又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
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為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辨之以盡
神神者無方而不則者也盡其言而神且盡而况聖人立象其易之
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
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寒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爻言
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恨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
階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尺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爻言
利貞者卦辭也六五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
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
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
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
而知而况於人之情為乎故曰設卦以尺情為易窮則變泰否是也
變則通剝復是也通則又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

易十

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
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危苦病而得棟宇窮
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
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
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則
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易見易見其
見則乾坤乾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
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
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壞之理也言
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也健順之異諸坎故易
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
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艮故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禮推而行之謂之通至而極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難極言易
道之用也何謂難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
夫犧豆器簪也所以秩薄豆者道簪也吾身之手足器簪也所以陰陽
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

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聖子曰道者所由適於右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直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即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是而之
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即今仲
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用道化而裁之
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
推而行之舉而錯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
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
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擬其銜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有乎其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
盡言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辨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
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辨易
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
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
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七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八



廬陵楊

五重

廷秀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貞勝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

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辭乎天地之道德以為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万象在天下八卦既畫万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剛象在其中矣卦之五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為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為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亂則曰惕在下也命之以勿動也故聖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夫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衆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與吉凶者乎文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爻者通而趣乎著不著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趣乎月唯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信

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天下之方。亦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黃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丘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為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為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正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聖人之私語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交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為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簡者生也。其簡確然也。雖然者。惟乎十可。技也。簡然者。實乎其至也。二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一之陽皆乾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也。至於六十四卦。其非交象。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交也者。陰此者也。則其於外。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係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避凶。不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係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坤。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交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在交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

易十八

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為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從。其仁政之澤者。奪民之財。為己之財而已。故堯臺聚而兩亡。堯臺聚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為向。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已出令亦義也。禁民為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射乎天地之道。德以為聖人之仁。古者包犧氏義也。然則易之為道。交象云乎哉。係辭云乎哉。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

取諸離。此一章至孟取諸夬。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

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具有也。孰得之。其散也。發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欤。是故犧者。易中

之高者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重其冬。隱至也。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隨微至文。文理具其

仲尼繫焉而道始章然則包犧氏之垂範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
而示之在天有象存地有法在人右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
萬物之宜若焉當為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於地
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清幽
而神明之德顯而万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
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皆者取諸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
於百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復聖人將欲制
器以獲物假其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聖
人之道以器以制器者尚其象是故用器之象生於離區區六
爻縱橫錯綜而罔器之象備矣故曰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斷
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

木為耜採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教民因
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耨取諸火書三三日中為市致天
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氏曰嗑合也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
設法以合物也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名作服者是已蓋始
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卑麥

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
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斷木為

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及下
震上上動

而維之絡首
穿鼻之象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下睽之上九曰井張之弧謂下
卦初為弧二為弦而相睽也又曰後說

而而下止此杵動而曰止之象也
耒耨耕稼之始杵曰睽粟之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之誠謂上卦上之弦不附于四之象也三与五皆一夫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公明觀下大壯上一

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蔀

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 三三 釋曰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鑽也其

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為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乾下而

天為首心為口古昔與人問濁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

此雖一時應敵之言不多為尤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古乎故曰

契為天之口舌鴻河鴻羞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

吾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

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耜耨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

或不足之備置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及織

紅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石於川隔而道斷也

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斷於塗塗也聖人於是

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蹇於冠屨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楹

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榆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

无爪牙以自錮而憂於縛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

而病於濕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葬理之掩

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

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

聖人之能為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三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

類滅父矣又曰今吾与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与禽獸異者寧

可不知其所自耶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言成卦之

才德以統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

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

陽故仲亨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

陰一陽故也蓋眾者以寡者為之君寡者以眾者為之民一卦二陰而
一陽則二陰相擊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為君也一卦
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擊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一奇以一耦為君
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界也坤居反自門
知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巽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之
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入之道也蓋一者司之異名二者耦之異
各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學問
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一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
也如此則陰陽之理博而君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
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
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
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仲尼既率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率十卦高
撞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
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乃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
動百思從不勝其難矣故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惟願其歸
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筮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往來
而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又之往所以為求朝之來
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又之往所以為求朝之來
觀諸月今又之來所以為求朝之往也夫天不信也吾觀諸
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
生於堅冰羔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
信龍蛇之蟄以蟄為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致矣有生之
欲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皆若此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即口何思何
慮則何慮而臻此哉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術者其乃入神精於射
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施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
而况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
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而往之皆如破竹如解凍
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極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
妙所以為德之至盛者欤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睿哉曰

審者潛心而神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寡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

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此困之二爻辭也

若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

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無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

辱而身不危小人之不幸之困為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

是以非所困而困為不善而水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

弥望如石之不穩矣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 易曰公用射隼

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射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解上六之爻

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

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

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 子曰

危者安其危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不古物五

仲尼釋之謂前二人者以驕敗後二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

其固如絲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况又係之于此本

乎由乎係者明皇晚年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

辨之儼然三宗之實畏慎王之懼是也

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下可強而大力之

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宜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不量力而負其人不欲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錄之覆彼何辜焉此

仲已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

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若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上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

一動謂瀆牛焉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渾也坎李斯之誅不在於其目五刑之曰而萌於詭一由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八

使之時而兆於孽謂居之尺斯之詭自以為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為託私之至謀然其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

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友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何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

重於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其一動為至大其初至微也

於其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為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

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知幾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

幾而生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下

也夫石者至靜而無欲至重而不易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居石天下

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惟足心

以往奉天下之乃事見微則知其彰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尊

夫之望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貴有以知為

貴大季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為貴也

傳說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此以行為貴也然則知而不行可乎曰

見離妻而城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養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太李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傅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丘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必當復天地網緼万物之初爻殆庶之為言近也知幾則聖在歲則賢

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卻於万事乎此辭曰惟

精惟一而仲左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為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怕凶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

辭直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怕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鵠焉以梧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所各懼以語則无交而求則天助此立心勿怕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左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上擊言乾坤其易之溫此

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一卦使字易者知世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乎然則乾易者向冥由乾坤二卦平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此不明乎乾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

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怕雜而不厭損先難而

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非居其所而迁巽稱而

隱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

知怕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又

巽以行權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贊九卦之用以示人也易之為書也不可

遠為道也彊意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

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

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為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虛行者以也夫易之於人知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

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乱安危无非易

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左曰易之為書

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巽迁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

而居於坤之上六於長坤變而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

九於長乾變而為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

陰相易而震生焉以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

變剛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唯變之所

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卦有用其變

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卦也君子之享易能通其變而得其

常極其用而執其卦是可謂善享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以

道者矣易道之卦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文揚若敬也坤曰敬以

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万化而肆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

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以外氣獨惟權是知曰度曰權固不厭夜以

應則則過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

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情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

敢僥倖度乎道之才而不敢離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

變之要在乎此而不在于彼於是執而有之動而行之故易之道為實用

不為虛言矣故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之

雜也故曰易道之所有乎人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

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

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

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此章指示爻者李易之法有三一曰初二三曰四五六曰彖濟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為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

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爻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季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

之德如其而為是非如是而為存一如是而為吉凶如是而為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論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

矣有亡吉凶与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季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彖非彖辭何以及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

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不在是矣曰過半尺之謂也故終告

之以季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

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

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

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此章言二四三

賢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弱為張禹為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苛為陳宣為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

此柔過也曰二多善亦未必多君子也善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中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

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与其為元成寧為亨宣与其為安順寧為明帝至於

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

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

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記易之未重三材各顯其一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時則大而末廣
孤故北易之既重二材皆合而兩初與一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上
為天於是天曰黃矣盛故也大則有量黃則天際三材大矣兼而兩
之是一一材為兩三材也不亦廣乎故曰黃大恐備信乎其備而兩
陰也三材之道備矣然分上陽中分下則有三三之別合為一卦則
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
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道有變則為六爻矣爻有
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之六爻文
物不當其處於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是吉凶乎矣

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
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也則早言易以於中古作於受世仲尼之意已偏文王矣以為未足而名之曰章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
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設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
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欽紂殺王也仲尼殺後也而仲尼則
殺為未出世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紂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

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欽大哉文王之聖欽大哉仲尼之公欽大
抵无冠言備冠者不若禮冠言備冠者之為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
過虎言防虎者之為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禮紂而
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
亦危此死危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

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曰日月望
蓋取諸天山水風雷取諸地右肱左股取諸身金玉珠玉取諸
諸器貞陸瓜隕孟取諸草棟隆林下孟取諸木鶴鳴鶴漸孟取諸禽
牝牛獲狐孟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為齊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
發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言求安平懼之於始懼
之於終則其交歸於吉而所發矣然則文王似易之道充一已之憂
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常天下後世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充一
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順也德行
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主凶成
天下之亶亶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

爭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章
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
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恒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
至順其德行恒簡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
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為爲陰陽則有情爲今也易而能知陰簡
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
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
訟不能敵坤尼之禮頤史之對不能欺坤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
簡之理以照天下之險阻情爲則如日之達節不如燭之炳幽階乾
得而遁之者是其故其心和諒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
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譽應皆易簡之緒餘耳
見祥斯知吉見象斯知器用占斯知來又何疑爲蓋汴者吉之前也
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
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
協俾万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
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

易十八

十三

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既

乾坤之性与德又申言八卦之象与爻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
有辭也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離居者六子之卦也
其餘皆八卦諸爻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
所有者未易察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

辭屈此言李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

也故曰辨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善也必左右其說
以嘗之此不善爲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諛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
者其辭枝有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欺武帝是也故曰
吉人之辭寡人推无誣說也人而辨說則危言以對世而无所忌憚

聽以賊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而喜者
意其有挾也博曰說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
仲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毀君了出必深虐其毀之迹疾之意
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言其人而陰罵其故或代爲之說以旁見其意

故與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語仲舒及黜是也故曰垂壽之人其辨
游入之心未有尤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怨暴而主之者愈堅所
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
之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則奪其防而
滅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
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僻陋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八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九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設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

不道也天下莫過於有知之知而不知之知為至神者是也天下莫

隱於有易之易無易之易為至著數是也今夫著之未分天下莫

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

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

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

蓍贊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

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蓍而蓍非

數故得數者忘蓍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

斯設焉聖人因其變而成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

陰變三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尤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目故曰觀

爻變於陰陽而設卦既設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

為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為爻之柔聖人無與也特發而明

既生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卦爻而為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

而可尺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為二乎為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古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理足性有不能於也性有不能於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其窮理足性以至於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洽於義也非窮理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是時三才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与二為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筮言三与四為人三畫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与上為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二才之道耦而不倚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是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

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養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錯六矣尚分陰分陽焉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

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畫績之事曰赤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為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巳曷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順之則聖則賢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愚則鄙則小人則悔天

各則凶故仲尼贊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也

也所請則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卜事知來之謂也占持易之一端而已得失吉凶亦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以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

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履霜而知墜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也且以性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瞽凶不至孔子行禮酒不設糝生

去晉勝鄆陸子燮懼吳會黃池子齊晏而况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日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

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靈氣也風者天地一身之靈氣也兩者天地一身之貴也曰者天地一身之靈氣也今大者死天地亦然夫惟靈氣足以鼓動萬物故蒼蒼者死靈氣也赤者死靈氣也故釋者掛靈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枯者為膏者被靈氣足以炬燻萬物故幽者晦互者靈也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靈氣以說允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窮也造而巳藏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

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蒼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

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

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

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

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

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備八卦也釋則言也夫物至春皆萌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迅掃何穢不蠲哉塵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華實遇之而馨焉榮華遇萬物莫不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昭照日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觀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真為大幽之空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已者物也役已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稱乎坤莫知其疲於引哺故曰致役乎坤哉云哉矣萬寶既成焉主既盈晴不說乎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薄不戰則攻其戰不害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此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

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原
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歟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
曰生吾於良見之矣孰為此者蓋有妙万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孰妙万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雖言也而
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妄而
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
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靈斂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
餘故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動萬

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燠乎
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

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
坤不言乾神也六子之功即乾坤之

功也故舜以五人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
治文王以多士寧 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話
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為馬坤為

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章言
八卦象

取諸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
為手兌為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專腹言谷水
內景有耳內體之象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

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
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

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
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
也一索得男初爻得

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 坤之一陰也其餘皆象推之
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
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
筮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
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
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
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
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
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

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
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
為剛鹵為妾為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其大百物不廢也然
引物取象有不可一強
通者強通焉聖且安矣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二十

廬陵楊 重 廷秀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恭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順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從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

易二十

明矣美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罍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

以良良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
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
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
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
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
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曰天地万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繼以恒也楊氏曰乾坤万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禮之義或與與求屯見而不失其
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
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
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
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
也否忝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
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
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覆不處也需不
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

男行也顯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十

易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六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无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纖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緼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歟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

曾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
皆有而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
所見者義方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
義文之見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
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
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
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
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
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
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
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
知蓋聞者以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
之歎則見而後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
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
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後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宋]楊萬里撰;[宋]張敬之
校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32-2

I. 張… II. ①楊… ②張… III. 周易—校勘 IV. B221.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3654號

ISBN 7-5013-2032-2



9 787501 320325 >

書名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全四冊)
著者 [宋]楊萬里 撰 [宋]張敬之 校正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pb@public1.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四八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1000

書號 ISBN 7-5013-2032-2 / K·493

定價 150.00圓

